重添校正蜀本書林事類韻會

重添校正蜀本書林事類韻會卷第八十二上

去聲

漾上

養　無妄卦　望　朔望

柴望　旦望周公太公　四望附望祀門　宰相餘見下卷

養 修己養之大 後漢劉平傳序三特非致孝之主而養不可發存器而忘本樂之遺也調氣以和聲樂之成也崇養以傷行孝之累也｜｜以致祿｜｜｜也 義養甘菽 以｜｜則仲由之菽甘於東鄰之牲夫患不敬之薄 干祿以求養者是以恥祿親也存誠以盡行孝積而祿厚者此能以養義也同上出 孝積而祿厚上 謹身節用 以孝養父母注身恭謹則遠恥辱用節省則免飢寒公賦既充則私養不闕 養則致其樂 注就養能致其權並孝經 孝者能養 子曰今之｜｜是謂｜｜至於犬馬皆能有養不敬何以別乎注人之所養乃至於犬馬不敬則無以別孟子曰食而不愛豕畜之愛而不敬獸畜之論語 曾子直養 公明儀問於曾子曰夫子可以為孝乎曾子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君子之所謂孝者先意承志諭父母於道參直養者也安能為孝 養觀其

順是故孝子之事親有三道焉生則養云云ㄧ則ㄧㄧ　上孝養志下孝養體曾參事親可謂至矣孟子

離婁上章指言行信於心而感於人ㄧㄧ推至誠以爲行ㄧㄧㄧㄧㄧ以成名受祿致禮斯可謂

能以孝養也後漢傳序○事親養志爲大新唐書穆宗每詠諸子曰吾闕君子之ㄧㄧㄧㄧㄧ直

避而巳○養堂晉書晉虞潭母孫氏年九十餘加金章紫綬潭立ㄧㄧ於家王導巳下皆拜○淹軍

中新唐書李光弼傳諸將問後事答曰吾淹軍中不能養尚何言哉○朱仁軌隱居養親誨

子弟以讓

無妄

無妄育萬物易无妄卦象曰天下雷行物與ㄧㄧ先王以茂對時ㄧㄧㄧㄧ注天下雷行物皆不可以妄物皆不敢妄然後萬物乃得各全其性對時育物莫盛於斯

天下雷行上剛自外來彖曰無妄ㄧㄧ而爲主於內注謂震也動而健注震ㄧㄧ乾ㄧ也剛中而應注謂五也大亨

以正天之命也注威剛方正私欲不行何可以妄使有妄之道滅無妄之道成非大亨利貞而何剛自外來而爲主於內則柔邪之道消矣動而愈健則剛直之道通矣剛中而應則齊明之德著矣故ㄧㄧㄧㄧ於天之教命何可犯乎何可妄乎是以匪正則有眚而不利有攸往也

柔邪之道消剛直之道通齊明之德著並上

匪正有眚其｜｜｜｜不利有攸往無妄之往何之矣天命不祐行矣哉並本卦往復則不妄矣故受之以無妄有無妄然後可畜故受之以大畜序卦巽宮四世卦釋文

【望】氣在望則昏明正史曆先王之正時也履端於始舉正於中歸餘於終注氣在望中則時日昏明皆正也月半君巡牲祭義君召牛而卜之吉君皮弁素積朔月｜｜｜｜｜所以致力孝之至也三五而盈三五而缺禮運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後志三入分天中上日月相望是時鶉火中｜｜｜正｜｜選阮籍詠懷終魄于東月未望則載魄于西既望則｜｜｜｜｜注載始也揚五百效太陰於弦望歷數綱紀弦望伏見者｜｜之｜｜檢驗之明者也課弦望於兩儀並晉志七○餘見朔望門

【朔望】黃帝迎日史五帝本紀｜｜｜｜者少昊之子獲寶鼎｜｜｜推策注晉灼曰策數也迎數之也瓚曰日月朔望未來而推之故曰迎日也師傳朝朔望前漢蕭望之傳制詔御史國之將興尊師而重傳故前將軍望之傳朕八年道以經術厥功茂焉其賜望之爵關內侯食邑六百戶給事中朝朔望舉終定朔望漢曆乃定東西立晷儀下漏刻以追二十八宿相距於四方｜｜以｜晦｜分至躔離弦｜前律志正始成德朔晦正終

始弦為繩墨望成君德蔚李尋傳

日月同分 日月相推日舒月速當其同謂之合朔舒先速後近一遠三謂之弦相與為衡分天之中謂之望

會衡 日有光道月有九行九行出入而變生焉朔丨望丨鄭於所交虧薄生焉月有晦朔星有合見月有朓望晷有流逆其歸一也步術生焉後漢律志

履端舉正 先王之政時也丨丨於始丨丨於中履端於始序則不愆舉正於中民則不惑注韋昭曰謂正曆必先稱端始也若十一月朔旦冬至也氣在望中則日昏明皆正也史曆書

日完其朔月不掩望 注日在朔月食在望今日月朔望皆全也選顏延年詩

柴望

巡守祭柴望 周頌詩邁丨丨告丨丨丨丨也注巡守告祭者天子巡行邦國至于方岳之下而封禪也

歌時邁 時邁詩者巡狩告祭柴望之樂歌也謂武王既定天下而巡行其守土諸侯至於方岳之下仍作告至之祭為柴望之禮柴祭昊天望祭山川巡守而安祀百神乃是王者盛事也

方嶽之下告至之祭

祭昊天 山川 王者盛事 並上

懷柔百神 及河喬岳是謂告祭之事柴王祭天經不言天百神以天為宗其文可以兼之矣並時邁疏

舜巡 舜典歲二月東巡守至于岱宗柴望秩于山川注燔柴祭天告至東岳諸侯竟內名山大川如其秩次望祭之

燔秩 上

神示 天神地示之礼

瘞埋

沉 以禋祀祀昊天上帝以實柴祀日月星辰以血祭丨社稷五祀五岳以貍沈祭山林川澤注禋之言煙丨氣之臭聞者槱祀日

（血起貴氣臭也並大宗伯）大祀小祀（肆師立太祀用玉帛牲牷立次祀用牲幣立小祀用牲注大祀天地小祀山川）用牲上大告武成書

呂望

文武憑呂望之力（魏高柔疏成湯杖阿衡之左丨丨丨叶皆明王聖主任臣於賢相良輔股肱之於下也）師輔（武王即位太公望為師周公旦為輔）營立曲阜（武王封功臣謀士而師尚父為首封封尚父於丨丨曰齊封弟周公旦於丨丨曰魯並周紀）四聖維成王在前在左（並見四聖門）十亂（予有乱臣十人同心同德泰誓）賢聖齊魯有餘化（並見齊門）

四望

（附望祀門）

宰相

黃帝得六相而天地治神明至蚩尤明于天道故為當時（謂知天時之所當也）太常祭於地利故使為稟者（稟給也謂開稟給人）蒼龍辯于東方故使為士師（士師即司空也）祝融辯于南方故使為司徒（謂主徒衆使農務）大封辯于西方故使為司馬（主兵馬以出征）后土辯于北方故使為李（李獄官也取吏象水平也）左傳昔高

陽氏有才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号八人即其苗裔蒼舒隤敳檮戭大臨尨降庭堅仲容叔達齊聖廣淵明允篤誠天下之人謂之八愷高辛氏有才子八人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貍忠肅恭懿宣慈惠和天下之民謂之八元舜有大功二十而爲天子以其舉十六相去四凶也書云伊尹相湯伐桀又曰惟尹躬暨湯咸有一德克享天心受天明命仲虺相湯寺太甲既立不明不惠於阿衡阿倚衡平言不順伊尹之訓傅說高宗夢得——乃審厥象俾以形旁求于天下說築傅巖之野惟肖爰立作相王置諸其左右命之曰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若金用汝作礪若濟巨川用汝作舟楫若歲大旱用汝作霖雨啓乃心沃朕心若藥弗瞑眩厥疾弗瘳若跣弗視地厥足用傷又曰若作酒醴爾惟麴蘖若作和羹爾惟鹽梅爾交修予罔予棄予惟克邁乃訓又曰昔先正保衡作我先王乃曰予弗克俾厥后惟堯舜其心愧恥若撻于市一夫不獲則曰時予之辜佑我烈祖格于皇天爾尚明保予罔俾阿衡專美有商前漢百官表云相國丞相應劭曰丞承也相助也皆秦官金印紫綬掌

丞天子助理萬機秦有左右荀悅曰秦本次國命御二人是以置左右丞相無三公官高帝即位置一丞相十一年更名相國綠綬孝惠高后置左右丞相文帝二年復置一丞相有兩長史秩千石張湯爲御史大夫始嚴助薦朱買臣俱侍中貴用事湯尚爲小吏趨走買臣等前其後湯以廷尉治淮南獄排陷嚴助而詸之買臣怨湯及湯行丞相事而買臣自九卿坐法免官復爲丞相長史又右內史王朝濟南相邊通故皆居湯右已而失官守長史令謀告湯陰事湯上書曰謀陷湯者三長史也遂自殺師古曰百官表丞相有兩長史今此云三者蓋以守者非正員也哀帝元壽二年更名大司徒武帝元狩五年初置司直秩比二千石掌佐丞相舉不法田仁爲丞相長史上書言三河太守多爲姦利皆內倚中貴人與三公親屬無所畏憚仁既剌三河三河太守皆下吏誅死武帝以仁爲能不畏強禦拜仁爲丞相司直威振天下漢舊儀云丞相有疾帝法駕親至問疾從西門入丞相有疾御史大夫三朝問起居百寮亦然後漢三公疾令中黃門問疾魏晉即黃門郎尤重者或侍中及瘳視事尚書令若光祿大夫賜以養牛上尊酒稻米一斛得酒一斗爲上尊稷米一斗得酒一

（斗為中尊粟米一斗得酒一斗為下尊顏師古曰稷即黍也中尊者宜為黍米不當言稷且作酒自有澆淳之異為上中下矣非必繫米也）有天地大變天下大過則以病聞（有天下大變天下大過皇帝使侍中持節乘四白馬賜上尊酒十斛牛一頭策告殃咎使者去半道丞相上病使若還未白事尚書以丞相不起病聞若丞相不勝任使者策書駕駱馬即時布衣步出府免為庶人右丞相有佗過奉策駕駱馬駹即步出府乘棧車牝馬歸田里思過）凡丞相府門無闌不設鈴鼓言其大開無節限　後漢廢丞相及御史大夫而以三公綜理衆務則復為宰相矣（前代丞相有倉頭字宜祿至漢代有所關白即扣閤呼宜祿遂以為常關魚列反）至于中年以後事歸臺閣則尚書官為機衡之任矣（自此三公之職備員而已）前漢成帝時何武為九卿建言古者民樸事約國之輔佐必得賢聖然猶則天三光備三公官各有分職今末俗之弊政事煩多宰相之材不能及古而丞相獨兼三公之事所以久廢而不治也宜建三公官定御

大夫之任分職授政以考功效上以問張禹禹以爲
然於是上賜曲陽侯王根大司馬印綬置官屬以御
史大夫何武爲大司空封列侯皆增俸如丞相以備
三公官議者多以爲古今異制漢自天子之號下至
佐史皆不同於古而獨改三公職事難分明無益於
治亂後哀帝時朱博爲大司空奏言帝王之道不必
相襲高皇帝以聖德受命建立鴻業置御史大夫位
次丞相典正法度以職相參總領百官上下相監臨
曆載二百年天下安寧今更爲大司空與丞相同位
未獲嘉祐故事選郡國守相高第爲中二千石選中
二千石爲御史大夫任職者爲丞相位次有序所以
尊聖德重國相也今中二千石未更御史大夫而丞

相權輕非所以重國政也臣愚以爲大司空可罷復置御史大夫臣願盡力以御史大夫爲百僚率哀帝從之延更拜博爲御史大夫魏志建安十二年漢罷三公官置丞相御史大夫以公爲丞相十六年天子命公世子丕爲五官中郎將置官屬爲副丞相延康元年又以華歆爲相國文帝受禪黃初元年改相國爲司徒御史大夫爲司空晉職官制建安十三年罷漢公司更置丞相而以曹公居之用兼端揆孫吳劉蜀多依漢制晉武帝即位之初以安平王孚爲太宰鄭沖爲太傅王祥爲太保司馬望爲太尉何曾爲司徒荀顗爲司空石苞爲大司馬陳騫爲大將軍世所謂八公同辰攀雲附翼者也又職官志曰晉受魏禪並不置丞相相國自惠帝之後省置無恒爲之者趙王倫梁王肜成都王穎南陽王保王敦王導之徒皆非復尋常人臣之職故自魏

晉已來至于江左宰相或以佗官參掌機密或委知政事則是以無有常官其相國丞相或爲贈官或則不置其眞爲宰相者不居此官魏文帝以劉放爲中書監孫資爲中書令並掌機密

晉以荀勗爲中書監侍中毗贊朝政東晉庾亮代王導爲中書監及王敦舉兵加亮左衛將軍又假節都督東征諸軍事敦平轉護軍將軍始帝疾篤以司徒王導受遺詔輔幼主庾亮給事中徙中書令大后臨朝政事一決於亮先是王導輔政以寬和得衆亮任法裁物頗以此失人心後出鎮武昌王導薨徵亮爲司徒錄尚書事亮固辭既而亮弟冰自會稽內史入爲中書監是時王導新喪人情恐懼亮既固辭不入衆望歸冰冰既當重任經綸時務不舍夙夜賓礼明賢升擢後進由是朝野注心咸曰賢相又殷浩爲建武將軍揚州刺史遂參綜朝權又謝安爲尚書僕射吏部加後將軍及中書令王坦之出爲徐州刺史詔安揔關中書事安義存輔導進拜中書監驃騎將軍錄尚書事又宋文帝時劉湛王華王曇首殷景仁並爲侍中帝歎曰此四賢一時之秀同管喉脣恐後世難繼劉湛嘗居外任會王華王曇首相繼卒領軍將軍殷景仁以時賢零落白文帝引湛還朝共參朝政湛以景仁位遇本不踰已一旦居前意甚憤憤常曰今代宰相何難此正可當我南陽郡漢代功曹耳湛南陽人也故有是言又何敬容爲尚書令職隆任重專預機密而溺於學術晉宋已來宰相皆文武自進敬容獨勤庶務貪恡爲時所嗤鄙也又褚彥回仕宋歷吏部尚書侍中右衛彥

回美儀貌善容止俯仰進退盛有風則每朝會百僚遠國使莫不延首目送之文帝嘗歎曰褚彥回能遲行緩步便得宰相矣時以方何平叔案此以上則掌機密總朝權則爲宰相之在不必爲官相國丞相也後魏舊制有大將軍不置太尉有丞相不置司徒正光以後始俱置之然而尤重門下官多以侍中爲樞密之任北齊持朝政者亦多爲侍中後周大冢宰亦其任也其後亦置左右丞相及楊堅爲大丞相遂罷左右丞相隋有內史納言是爲宰相亦有佗官參與焉（侍中爲納言中書令爲內史令）唐侍中中書令是眞宰相舊制宰相嘗於門下省議事謂之政事堂（永淳二年中書令裴炎以中書執政事筆其政事堂合在中書遂移在中書省）平章事（高宗永淳元年黃門侍郎郭待舉兵部侍郎岑長倩中書侍郎郭正一吏部尚書魏玄同並與中書門下同承受進止｜｜｜上謂參知政事崔知溫同待舉等歷任尚淺且令預聞政事未可與卿等同名稱自是外司四品已下知政事者遂以平章事爲名）同中書門下三品（高祖初即位授李績左僕射故事左右僕射各一人侍中中書令各二人爲正宰相至勣授僕

射以南省務踐於北省始帶同｜｜｜｜｜｜並平章事者爲其宰相其宰相僕射不帶同三品者但釐尚書省務而已開

元十年張說奏改政事堂爲中書門下其政事印亦改爲中書門下之印

政事筆舊制宰相每旬秉筆決事每十日一易貞元中貞耽趙憬陸贄盧邁同平章事百司有所申覆皆更讓不言可否陸贄請準故事令秉筆者以應之

○牽黃犬出上蔡東門秦用李斯之計二十餘年竟并天下尊秦王爲皇帝以斯爲丞相及二世即位聽趙高之譖使高按斯下獄榜掠千餘不勝痛自誣服斯自負於國有功實無反心乃從獄中上書趙高使吏弃去弗奏曰囚安得上書於是具斯五刑論腰斬咸陽市斯出獄與其中子俱執顧謂子曰吾與汝復｜｜｜｜俱｜｜｜｜逐狡免可得乎父子相哭而夷三族

蕭何功居第一漢五年已殺項羽即皇帝位論功行封上以蕭何功最盛先封爲酇侯功臣皆曰蕭何未嘗有汗馬之勞特持文墨議論又論位次皆曰曹參身被七十創攻城略地功最多宜第一鄂秋曰曹參雖野戰略地之功此特一時之事耳夫上與楚相拒五歲失軍亡衆逃身遯者數矣然蕭何常從關中遣軍補其缺非上所詔令召而數萬衆會上之乏絕者數矣夫漢與楚相守滎陽數年軍無見糧蕭何轉漕關中給食不乏陛下雖亡山東蕭何常全關中以待陛下此万世之功也今雖無曹參等百數何缺於漢又得之不必待以全奈何以一旦之功而加萬世之功哉蕭何當第一曹參次之乃令賜何帶劍履上殿入朝不趨上曰吾聞進賢受上賞蕭何功雖高須待鄂君乃益得明封

劉秋為平安侯

遵畫一之法

蕭何薨曹參聞之告舍人趣治行吾且入相居無何使者果召參參始微時與蕭何善及為將相有隙至何將死所推賢惟參參代何為相國舉事無所變更壹遵何之約束擇郡國吏長木訥於文辭謹厚長者即召除為丞相史吏言文刻深欲務聲名輙斥去之日夜飲醇酒卿大夫以下吏及賓客見參不事來者皆欲有所言至者參輙飲以醇酒度之欲有所言者復飲之醉而後去終莫得開說惠帝怪相國不治事乃令參子中大夫窋從容問參參怒而笞之二百帝讓參參免冠謝曰陛下自察聖武孰與高皇帝上曰朕乃安敢望先帝乎參曰陛下觀臣能孰與蕭何賢上曰君似不及也參曰陛下言之是也且高皇帝與蕭何定天下法令既明具今陛下垂拱參等守職遵而勿失不亦可乎帝曰善參為相國三年薨百姓歌之曰蕭何為法講若畫一曹參代之守而勿失載其清淨民以寧壹初高祖崩何事惠帝何病上親臨視疾因問曰君即百歲後誰可代對曰知臣莫若君帝曰曹參何如何頓首曰帝得之矣何死不恨

平勃合謀誅諸呂

呂太后崩陳平與太尉周勃合謀誅諸呂立文帝帝以為相太尉勃親以兵誅呂氏功多平欲讓勃位乃謝病文帝初立怪平病問之平曰高帝時勃功不如臣及誅呂氏臣功不如勃願以丞相讓勃於是乃以太尉勃為右丞相位第一平徙為左丞相位第二賜平金千斤封三千戶注云卒皆化言文帝以平勃俱舊臣有功皆欲為相

問決獄錢穀事

文帝既益明習國家事朝而問右丞相勃曰天下一歲決獄幾何錢穀一歲出入幾何勃謝不知汗出洽背愧不能對上亦問左右相平平曰陛下即問決獄

獄責廷尉問錢穀責治粟內史上曰苟各有主者而君所主何事也平謝曰主臣陛下不知其駑下吏得待罪宰相宰相者上佐天子理陰陽順四時下遂萬物之宜外鎮撫四夷諸侯內親撫百姓使卿大夫各得任其職也上稱善勃大慙出而讓平曰君獨不素教我乎平笑曰君居其位不知其任邪且陛下即問長安中盜賊數君又欲彊對耶於是絳侯自知其能弗如平遠矣居頃之勃謝免相而平轉為右丞相

遷王陵 王陵為人少文任氣好直言為左丞相呂太后欲發陵乃陽遷陵為帝太傅實奪之權陵怒謝病免杜門竟不朝請也

至丞相封侯 先是漢帝以列侯為丞相唯公孫弘無爵乃封為平津侯其後以為故事至丞相封自弘始也

三公布被 汲黯曰公孫弘位在三公奉祿甚多然為布被此詐也王問弘弘謝曰有之天子以為謙讓愈益厚之

東閣 武帝方興功業屢舉賢良公孫弘向見為舉首起徒步數年至宰相封侯於是起客館開東閣以延賢人與參謀議洪身食一肉脫粟飯故人賓客仰依食俸祿皆以給之家無所餘然其性意忌外寬內深諸常与弘有隙無遠近雖佯與善後竟報其過殺主父偃徙董仲舒皆弘力也弘為丞相御史六年年八十終丞相位其後李蔡嚴青翟趙周石慶公孫賀劉屈氂繼踵為丞相自蔡至慶丞相府客館丘虛而已至賀屈氂時以為馬廄車庫奴婢室矣唯慶以惇謹復終相位其餘盡伏誅

治春秋為丞相 儒林傳曰武安君田蚡為丞相黜黃老刑名百家之言延文學儒者以數百而公孫弘丨丨丨丨丨丨封侯天下學士靡然鄉風

尊上公謂之宰 翟方進奏曰臣聞国家之興尊

上而坊長爵位上下之礼王道綱紀春秋之義尊上公謂之宰海內無不統焉丞相進見聖主御坐為起在輿為下

攜老母

翟方進字子威家世微賤年十二三失父孤学給事太守府為小吏從汝南蔡父相蔡父大奇其形貌曰小吏有封侯骨方進乃西至京師受經後母憐其幼隨之長安織屨以給方進後為丞相公絜請託不行郡因持法深刻舉奏牧守九卿峻文深詆中傷者尤多如陳咸朱博蕭育逢信孫閎之屬皆京師世家以材能少歷牧守列卿知名當世而方進特立後起十餘年間至宰相據法以彈咸等皆罷退之司徒掾班彪曰丞相方進以孤童丨丨丨羇旅入京師身為儒宗致位宰相盛矣

災異

翟方進為丞相綏和二年春熒惑守心方進憂不知所出會郎賁麗善為星上言大臣當之上乃召方進還歸未及引決上遂賜策云云方進即自殺

乞骸骨

公孫弘嘗病甚自以為無功而封侯居宰相位乃上書願歸侯乞骸骨避賢者路上報曰君宜省思慮壹精神輔以醫藥因賜牛酒雜帛數月病瘳視事也

不蒲萬錢不移書

漢薛宣為丞相府碑丨丨丨丨丨為丨丨

上相

陸賈謂平曰足下為丨丨食三萬戶侯

持祿保位

漢書孔光傳贊曰自孝武興學公孫以儒相其後蔡義韋賢玄成匡衡張禹翟方進孔光平當馬宮及當子晏咸以儒宗居宰相位服儒衣冠傳先王語其醞藉可也然皆持祿保位被阿諛之譏彼以古人之跡見繩烏能勝其任乎

旬歲閱三相

閱歷也孔光罷相退閒里杜門自守而朱博代為丞相數月坐承傳太后旨妄奏事自殺以平當代為丞相數月薨王嘉為丞相數諫諍忤旨旬歲間閱三相

議者皆以為不及光上由是思之會日食御光詣公車問日食事書奏上説拜光為光禄大夫給事中遂復為丞相上乃知光前免非其罪以過近臣毀短光者免傳嘉為庶人歸故鄉

丞相致仕 韋賢字長孺年七十餘為丞相為相五歲以老病乞骸骨賜黃金百斤罷歸家賜第一區丨丨自賢始也賢小子玄成復以明經歷位至丞相故鄒魯諺曰遺子黃金滿籯不如教子一經

韋平父子 平當自子思為丞相子晏以明經歷位大司徒封防鄉侯漢興惟丨丨丨丨至宰相韋謂韋賢

以肺腑為相 田蚡孝景皇后同母弟也武帝即位以舅封武安侯蚡新欲用事卑下賓客進名士欲以傾魏其諸將相及為丞相上初即位蚡丨丨丨丨以入奏事坐語移日所言皆聽薦人或起家至二千石權移王上上乃曰君除吏盡未吾亦欲除吏蚡嘗請考工地益宅上怒曰君何不遂取武庫是後乃退嘗召客飲坐其兄蓋侯南鄉自坐東鄉以為漢相尊不可以兄故私撓由此滋驕治宅甲諸第田園膏腴而市買郡縣器物相屬於道前堂羅鍾鼓立曲旃後房婦女以百數諸侯奉珍物狗馬玩好不可勝數注旃旗也通帛曰旃曲旗背也蘇林曰大夫建旃曲柄上曲也許慎曰所以旃表士衆

好儒術 竇嬰字王孫為丞相田蚡為太尉嬰蚡俱丨丨丨推轂趙綰為御史大夫王藏為郎中令師古曰推轂謂薦之若轉車轂之易

魏相 相字弱翁為丞相特宣帝始親万機厲精為治練群臣核名實而相總領衆職甚稱上意時丙吉為御史大夫同心輔政上皆重之相為人嚴毅不如吉寬

公府不按吏 丙吉字少卿代魏相為丞相性寬大好礼讓掾吏有臯藏不稱職與長休

吉終不按驗或謂吉曰君侯為漢相姦吏成其私然無所懲艾吉曰夫以三公之府有按吏之名吾竊陋焉後人代吉因以為故事不按吏自吉始也於官屬掾吏務掩過揚善吉馭吏嗜酒數逋蕩嘗從吉出醉吐丞相車茵曹主吏欲斥之吉曰以醉飽之失去士使此人將何所容西曹忍之此不過汙丞相車茵耳

問牛喘

丙吉嘗出逢群鬭有死傷橫道吉過之不問前行逢人逐牛牛喘吐舌吉止駐使騎吏問逐牛行幾里掾吏怪之問吉吉曰民相鬭殺傷長安令京兆尹職所當歲竟丞相課殿最行賞罰而已方春少陽用事未可大熱恐牛近行用暑故喘三公典調陰陽職當憂也掾吏乃服以吉知大體

知人

丙吉疾篤上自臨問吉曰君即有不諱誰可以自代者吉曰西河太守杜延年明於法度曉國家故事前為九卿十餘年今在郡治有能名廷尉于定國執憲詳平天下自以不冤太僕陳万年事後母孝惇厚備於行此三人皆能在臣右唯上察之上以吉言皆是而許焉及吉薨御史大夫黃霸為丞相後西河太守杜延年為御史大夫會其年老乞骸骨病免以廷尉于定國代為御史大夫黃霸薨而定國為丞相太僕陳萬年代定國為御史大夫居位皆稱職上稱吉為知人

丙魏

魏相丙吉傳曰近觀漢相高祖開基蕭曹為宗孝宣中興丨丨有聲是時黜陟有序眾職脩理公卿多稱其位海內興於禮讓覽於行事豈虛乎哉

不受印綬

公孫賀字子叔代石慶為丞相時朝廷多事督責大臣自公孫弘後丞相李蔡嚴青翟趙周三人以坐事死石慶雖以謹得終然數被譴初賀引拜為丞相丨丨丨丨頓首涕泣曰臣本邊鄙以鞍馬騎射為官材誠不任宰相上與左右見賀悲哀感動下泣曰扶起丞相賀不

肯起上乃起去賀不得已拜出左右問其故賀曰王上賢明臣不足以稱恐負重責從是殆矣

旬月取宰相

車千秋本姓田氏千秋為高寢郎會衛大子為江充所譖敗久之千秋上急變訟太子冤曰子弄父兵罪當笞天子之子過誤殺人當何罪哉臣嘗夢見一白頭翁教臣言是時上大感悟召見千秋曰此高廟神靈使公教我公當為吾輔佐立拜千秋為大鴻臚數月遂代劉屈氂為丞相封富民侯千秋無他材能術學又無閥閱功勞特以一言寤意｜｜｜｜｜封侯世未嘗有後漢使者至匈奴單于問曰聞漢新封丞相何用得之使者曰以上書言事故單于曰如是漢置丞相非用賢也一男子上書即得之矣使者還導單于語武帝以為辱命下之吏良久乃貰之然千秋為人敦厚有智居位自稱踰於前後數公及千秋年老上優之朝見得乘小車入宮殿中故號曰車丞相

當軸處中

漢書贊曰車丞相履伊呂之列｜｜｜｜括囊不言容身而去彼哉彼哉

苟用可專制者

蔡義為丞相時年八十餘短小無鬚眉皃似老嫗行步俛僂常兩吏扶持乃行時大將軍霍光秉政議者或言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專制者

申屠嘉

文帝以高帝時大臣多死餘見無可者乃以御史大夫嘉為丞相嘉為人廉直不受私謁自嘉死後陶青劉舍及武帝時薛澤嚴青翟趙周皆以列侯繼踵齪齪廉謹為丞相備員而已無所能發明功名著世者

蕭曹起刀筆吏

班固蕭何曹參皆起秦刀筆吏當時錄錄未有奇節漢興依日月之末光何以信謹守管籥參與韓信俱征伐天下既定因民之疾秦法順流與之更始二人同心遂安海內淮陰黥布等已滅唯何參擅功

名位冠羣后時旅後世錄〻猶碌碌也 漢伊周 周勃為布衣時鄙樸庸人至登輔位正国家難誅呂氏立孝文為漢

伊周何其盛哉 曹參 相舍後園近吏舍吏舍飲酒歌呼從吏惡之乃請參遊後園聞吏醉歌呼從吏幸參召按之乃反取酒張坐飲之亦歌呼與相和參見人有細過掩匿覆蓋之 公孫弘 食貨志弘以春秋之義繩臣下取漢相 宰相器 何武初為郎吏時事太守何壽壽知武有宰相器以其同姓故厚之後武為大司空 朱穆論曰田蚡以尊顯致安國之金淳于以貴勢引方進之言夫以韓翟之操為漢之名宰然猶不能振一貧賢薦一孤士 前漢書天子以韓安國為國器拜御史大夫丞相田蚡薨安国行丞相事又翟方進智能有餘兼通文法吏事儒雅緣飾法律號為通明相天子甚器重之故言名宰田蚡親貴用事韓安國爲梁王大傅坐法失官安國以五百金物遺蚡蚡為言太后即召以為北地都尉且方進為丞相淳于長元后姊子封定陵侯以能謀議為九卿用事方進獨與長交稱薦之及長坐大逆誅諸所厚善皆坐長免上以方進大臣又素重之為隱諱 韓安國所推舉皆廉士 安國字長孺為人多大略智足以當世取舍而出於忠厚貪嗜於財利然所推舉皆廉士賢於己者於梁舉壺遂臧固郅他皆天下名士士亦以此稱慕之唯天子以為國器安國為御史大夫四年丞相蚡薨安國行丞相事奉引墮車蹇上欲用安國為丞相使視之蹇甚乃更以薛澤為丞

抵安國數月急上復以爲中尉
注曰爲天子導引而導車致塞

自海瀕登宰相 外戚恩澤侯表高祖爵以功爲先後官序能爲次序後嗣恭已遵業舊臣繼踵居位至于孝武元功宿將略盡會上亦興文學進拔幽隱公孫弘自海瀕而登宰相寵以列侯之爵瀕者近海之地也

又 詔曰漢興已來股肱宰臣身行儉約輕財重義軼然著明未有若故丞相公孫弘者竟以善終于祖位弘子度嗣爵後坐法失侯表德彰義所以率俗厲行其賜弘度子孫之次當爲後者爵關內侯此平帝元始中詔

徵用儒生 漢元帝少而好儒及即位丨丨丨丨委之以政薛韋庠迭爲宰相注貢禹薛廣德韋賢康衡也

知宰相之分 何敞曰昔陳平生於征伐之世備丨丨丨丨丨云外鎮四夷內撫諸侯使卿大夫各得其位

昴星精 王子年拾遺記漢太上皇微時遊豐沛山澤之中寓居窮谷裏有治鑄太上皇問曰此鑄何器工人曰爲天子鑄劍若得要閒刀雜鑄而治即成神器可以克定天下丨丨丨爲輾位以殘三猾木衰火盛此爲興兆太上皇曰余有此物名爲匕首其利難儔遂辭投炉中俄而鑄衝天白日爲之晝晦及劍成授上皇上皇以賜高祖長佩於身殲殘三猾定天下鈔命決云蕭何爲丨丨丨項羽陳勝胡亥爲三猾用爲木德漢叶火位此其徵也

請乞骸骨 韋賢張禹爲丞相挹丨老丨丨丨賜金百斤

人主師 漢蔡義以能爲韓詩徵待詔上召見義說詩甚悅之擢爲光祿大夫給事中進授昭帝後代楊敞爲丞相霍光秉政議者以光置宰相不選賢苟用可專制者光文之謂人曰以爲丨丨丨丨當爲宰相何謂云云此語不可使天下聞

邵平

弔蕭何 陳豨反上自將兵至邯鄲而韓信謀反關中呂后用蕭何計誅信上使使拜丞相何為相國益封五千戶令卒五百人一都尉為相國衛諸軍皆賀邵平獨弔邵平者故秦東陵侯秦破為布衣貧種瓜於長安城東瓜美故世俗謂東陵瓜邵平始也平謂何禍自此始也上暴露於外而君守於中非被矢石之事而益君封置衛者以今者淮陰新反於中有疑君心矣夫置衛衛君者非以寵君也願君讓封勿受悉以家私財佐軍何從之上說

買田宅必居窮僻 蕭何||||||||處為家不治垣屋曰令後世賢師吾儉不賢無為勢家所奪

為民請上林中空地 蕭何|||曰長安地陝||||多||||願令民得入田上大怒曰相國多受賈人金乃請吾苑乃下何廷尉械繫數日王衛尉曰夫職事苟有便於民而請之真宰相事何乃疑受錢乎是日使持節赦何何入謝上曰相國為民請吾苑吾不許我不過為桀紂而相國為賢相吾故繫相國使百姓聞吾過

孔光 丞相翟方進薨召左將軍||常拜已刻侯印書策未拜上暴崩即其夜於大行前受丞相博山侯印綬初光為光祿勳領尚書給事中凡典樞機十餘年守法度修故事居密謹慎未嘗有過上有所問據經法以對不希旨苟合如或不從不敢強諫諍以是久而見安時有所言輒削草藁以為彰主之過以奸忠直人臣之大罪也有所薦舉唯恐其人之聞休日歸休兄弟妻子宴語終不及朝省政事或問光溫室省中樹皆何木也光默然不應更答以他語其不泄如是劃壞其草

步出府 丞相孔光罷相詔曰丞相博山侯印綬罷歸注云漢舊儀云丞相有他過使者奉策書即時步出府乘棧車歸田里

真

漢相 王商代匡衡爲丞相商爲人多質有威重長八尺餘身體鴻大容貌過人河平四年單于來朝引見白虎殿丞相商坐未央庭中單于前拜謁商起離席與言單于仰視商貌大畏之迁延却退天子聞而歎曰此真漢相矣 圖形麒麟閣 魏相丙吉事具將軍門

絳侯非社稷臣 文帝時丞相絳侯朝罷趨出上常目送之中郎袁盎進曰丞相何如人上曰社稷臣盎曰絳侯所謂功臣非社稷臣夫社稷臣主在與在主亡與亡方呂氏時諸呂用事擅相王時劉氏不絕如帶是時絳侯爲太尉主兵柄弗能正呂后崩大臣相與共謀誅諸呂太尉主兵適會其成功所謂功臣非社稷臣

陰謀陰德 丞相陳平爲高祖謀臣出六奇數曰我多陰謀道家之所禁吾世即廢以吾多陰謀故也其後曾孫掌以衛氏親戚貴達願得續封而終不得也武帝末戾太子坐蠱事起丙吉爲廷尉監非宣帝年二歲坐太子事繫獄望氣者言長安獄中有天子氣於是上遣使者分條中都官詔獄繫者亡輕重一切皆殺之內者令郭穰至郡邸獄吉閉門捍拒曰它人無辜猶不可況親曾孫乎穰不得入還以聞上曰天使之也因大赦天下曾孫賴吉得全宣帝立吉爲丞相未及封而病上憂吉不起夏侯勝曰此未死也臣聞有陰德者必饗其樂以及子孫後吉病愈封博陽侯薨子顯嗣甘露中削爵爲關內侯至孫昌復封傳陽侯傳子至孫王莽敗乃絕也

將相不對理陳冤 哀帝初封董賢又益封爵土丞相王嘉累上封事切諫又封還詔書帝廼發怒下嘉廷尉詔獄使者既到府掾吏泣涕而共和藥進嘉嘉不肯服主簿曰丨丨丨丨丨丨丨君侯宜引決嘉引藥杯以繫地遂隨

使人詣廷尉嘉繫獄二十餘日不食歐血而死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大臣獄重故曰重問成帝時丞相薛宣御史大夫翟方進有罪上使五人二千石雜問漢書音義曰大獄重故以秩二千石五人同問之故後漢太尉王龔與上書極言宦官事讒誅黃門各使賓客誣奏龔罪李固謂梁商曰王公以堅貞之操違俗之衆横為讒佞所構夫王公尊重丞天象秫未有詣理訴冤之義纖微感槩輒引分決是以舊典不有大罪不至重問王公冤静为明不可為以非理卒有它變則朝廷獲害賢之名羣臣無救護之理商即言之於帝事乃得釋

須景風封功臣後後漢和帝三年詔曰高祖功臣蕭曹為首有傳世不絕之義曹相國後容城侯無嗣朕望長陵東門見二臣之壟循其遠蕭每有感焉可遣使者以中牢祠大鴻臚求近親宜為嗣者須景風諸封以章厥功注續漢志曰大鴻臚掌封拜諸侯及其嗣春秋考異郵曰夏至四十五日景風至則封有功

後漢書曰吳起與田文論功文不及者三朱買臣難公孫弘十策弘不得其一終之田文相魏公孫宰漢誠知宰相自有體也出朱浮傳貳王而理天下王符潛夫論法誠篇云周孔六典冢宰貳王而理天下春秋之時諸侯王明德者皆一得為政爰及戰國亦皆然也秦兼天下則置丞相而貳之以御史大夫自高帝逮于孝成因而不改多終其身漢之隆盛是惟斯焉夫任一人則政專任數人則相倚政專則和諧倚則

違戾光武慍數世之失權政不任下雖置三公事歸臺
閣自此已來三公之職備員而已注云臺閣謂尚書　**累葉載**
德楊震傳曰震爲上相抗直方以臨權政任
公道而後身名遂｜｜｜｜繼踵宰相　**千戶**朱博爲丞相
封陽鄉侯食
邑二｜｜博上書讓曰故事封丞
相未蒲｜｜而臣過制願還｜｜　**競託高虛**郎顗曰股肱良哉
者在虞與今之在
位｜｜｜｜納累鍾之俸忘天下之憂棲遲偃仰寢
疾自逸彼策文得賜錢即復起矣何疾之易而愈速　**柱石**吳陸
凱諫
孫皓曰宰相國
｜｜不可不強　**立學**元帝初渡江王導上書以古者取才用士
必先本之於學今皇綱失統頌聲不興將
二紀矣先進忘揖讓之容後生惟金鼓是聞請設庠序朝之子
弟並入于學選明博之士爲之師化成俗定莫尚於斯帝納之　**比**
蕭何晉元帝謂王導
曰卿吾之蕭何　**仲父**初元帝徙鎮建康俄而洛京傾覆王
導勸帝收其賢人君子與之圖事帝
尤委任号
爲｜｜　**安晉祚**謝安與拜侍中遷吏部尚書簡文帝疾篤指
溫薦安宜受顧命及帝崩溫入赴山陵止新
亭大陳兵衛將移晉室呼安及王坦之欲於坐害之坦之甚懼問
計於安安神色不變曰晉祚存亡在此一行既見溫坦之流汗沾
衣倒執手板安從容就席坐定請溫曰安聞諸侯有道守在四隣
明公何須壁後置人邪溫笑曰正自不能不爾遂笑語移日坦之
與安齊名至是
方知坦之之劣　**破符堅**晉時符堅彊甚疆埸多虞諸將敗退相
繼謝安遣弟石及兄子玄等應機征討
所在剋捷堅率衆号百萬次于淮肥京師震恐加安征討大都督
玄入問計安夷然無懼色曰別有旨玄不敢復言乃令張玄重請

安遂命駕出山墅親朋畢集安與玄圍棊賭別墅安常棊劣於玄是日玄懼為敵手而又不勝安顧謂其甥羊曇曰以墅乞汝安遂游涉至夜乃還指授將帥各當其任玄等既破苻堅有驛書至安方對客圍棊看書既竟便攝牀上了無喜色棊如故客問之徐荅云小兒輩已破賊既罷還內過戶限心喜甚不覺屐齒之折其矯情鎮物如此也

朞喪不廢樂 謝安性好音樂自弟百喪十年不聽音樂及登台輔｜｜｜｜王坦之書諭之不從衣冠效之遂以成俗又於土山營墅樓館林木甚盛每携中外子姪往來遊集肴饌亦屢費百金世頗以此譏焉

夢乘桓溫輿 謝安病篤謂所親曰昔桓溫在時吾常懼不全今忽夢乘溫輿者行十六里見一白雞而止乘溫輿者代其位也十六里止十六年矣白雞主酉太歲在酉吾病殆不起矣尋薨

舉人望 晉元帝初至下邳請王導為安東司馬及從鎮建康吳人未附月餘士庶莫有至者會上巳月帝親觀禊導及諸名勝皆騎從吳人紀瞻顧榮皆江南之望竊覘之見其如此咸驚懼乃相率拜於道左導因進計曰今九州分裂大業草創急於得人顧榮賀循此士之望若引之以結人心二子既至無不來矣帝乃使導躬造循榮二人皆應命而至由是吳會風靡百姓歸之

比管夷吾 晉國既建以王導為丞相時桓彝初過江見朝廷微弱謂周顗曰我以中州多故來此欲求全活而寡弱如此將何以濟憂懼不樂往見導極談世事還謂顗曰向見管夷吾無復憂矣

拜 王導受遺輔詔成帝幼沖見導每拜又常與導書手詔則云皇恐言中書作詔則曰敬問於是以為定制自後元正導入帝猶為之興焉 ○

風流

相王儉曰江左||宰||惟有謝安蓋自况南史宰相志王儉少便有||之||賦詩云稷契贊虞夏伊呂翼商周
及生子曰玄成取仍世作相之義賓客盈門王暕年數歲而風神警拔有成人之度時祖儉行宰相||||見暕曰
公才公望復在此矣褚彥回南史上問何敬容曰||||年幾歲爲宰相敬容曰少少過十有賄賂不交
語何敬容梁武時爲尚書令專預機密敬容明達勤於薄領而拙於草隸淺於學術通苞苴餉饋無賄則略不交語晉宋已來宰
相皆文義自逸敬容獨勤庶務貪恪爲時嗤鄙○五貴隋煬帝時右光祿大夫蘇威拜納言與左翊衛大將軍宇文述
黃門侍郎裴矩御史大夫裴蘊內史侍郎虞世基參掌朝政時人稱爲五貴減賊數以奏隋大業末年左多征
役至于論功行賞蘇威每承望風旨輒寢其命時羣盜蜂起郡縣
有奏詣闕者又訶詰使令大減賊數故出師攻討多不剋捷遂至
敗乱爲物議所譏及唐太宗平王世充威請謁見且稱老病不能
拜起上遣人數之曰公隋朝宰輔政乱不能匡救遂令品物塗炭
君弒國亡見李密王世充拜伏舞蹈今既老病不能拜起無勞相見外人杜口不敢以賊聞隋煬
帝重虞世基之才親礼甚厚專典機密與納言蘇威等並參朝政
帝幸江都次鞏縣世基以盜賊日盛請發兵屯洛口倉以備不虞
帝不從但答曰卿是書生定猶恇怯于時天下大乱世基知不可
諫又以高熲等相繼誅戮懼禍及已雖居近侍唯諂取容不致悟
意盜賊日甚郡縣多沒世基知帝惡聞數敗有告敗者乃抑損表
狀不以實聞嘗遣太僕卿楊義臣捕盜河北降賊數十萬列狀上

聞帝歎曰我不聞賊頭如此義臣列陣賊何多也世基曰鼠竊狗彡未足為慮義臣克之擁兵不少久在關外此最非宜帝曰卿言是也遽追義臣放其兵散文越王侗遣大常丞元善達閒行賊中詣江都奏事稱李密有衆數萬圍逼京都賊人據倉城內無食若陛下速還烏合必散不然東郡決沒矣因歔欷嗚咽帝為改容世基見帝色憂進曰越王年小此輩誑之若此所言善達何緣得至帝勃然怒曰善達小人敢廷辱我因使經賊中向東陽催運善達遂為羣盜所殺此后外人杜口莫敢以賊聞奏

隋誅高熲天下稱冤

隋宰相高熲事文帝煬帝兩朝熲有文武大略明達政務及蒙寄任之后竭誠盡節引進賢良以天下為己任蘇威楊素賀若弼韓擒虎等皆熲所薦各盡其用為一代名臣自餘立事者不可勝數當朝執政將二十年朝野推服物無異義時政昇平熲之力也論者以為真宰相乃煬帝誅之天下莫不傷惜至今稱冤不已

○**規模**

元房齡杜如晦共掌朝政至於臺閣丨丨典章文物皆二人所定

唐盧攜鄭畋爭論王巢事

草賊王仙芝陷荊襄宋威討之其衆散過江表天子以高駢前鎮鄆軍民畏服仙芝徒黨鄆人也故授駢京口節鎮以招懷之前後累捷賊南趍嶺表朝廷深倚賴之既而黃巢賊合仙芝殘黨復陷湖南湖西州郡衆号百萬巢據廣州求天下節鉞朝廷議欲以南海節鉞授之宰相盧攜與駢素善以駢前在浙西已立討賊之效令方集諸道之師於淮甸不宜舍賊以弱士心鄭畋議且宜假賊方領以紓難二人爭論於朝以至言辭不遜由是兩罷之駢方得掛兵柄聞朝義異同心頗不平之廣明九年夏黃巢之黨自嶺表北趍

江淮由釆石渡江張璘勸兵天長欲擊之駢怨朝議有不附已者欲賊蹤橫河洛令朝廷聳振則從而誅之大將軍畢師鐸曰若不據津要以擊之中原陷覆必矣駢駭然即令出將有受則將呂用之曰相公勳業高矣妖賊未殄朝廷已有間言賊若蕩平則威望震主功居不賞公安稅駕邪爲公良畫莫若觀釁自求多福駢深然之乃止諸將但擁兵保境而已其年冬賊陷河洛

房琯與賀蘭進明不叶挫其權致陷河南

祿山之亂也初賀蘭進明與房琯爲相進明時爲御史大夫琯奏用進明爲彭城太守河南節度使兼御史大夫代嗣虢王巨復用靈昌太守許叔冀爲進明都知兵馬使亦兼御史大夫重其官以制進明虢王受代之時盡將部曲而行所留者揀退羸兵叔冀恃部下精銳又名位等於進明自謂匹敵不受進明節制故張巡自睢陽遣南霽雲乞師進明不敢分兵懼叔冀見襲兩相觀望坐視危亡致河南郡邑爲陷由執政之乖經制也

伴食宰相

盧懷愼開元中迁黃門監与紫微令姚崇對掌樞密懷愼自以吏道不及崇每事皆推讓之時人謂之

除吏多涉親故

元載秉政公道隘塞官由賄成中書主事卓倩李柴華用事勢傾朝列天下官爵大者出元載小者自倩柴四方賣貨賄求官者道路相屬靡不稱遂而去於是大壞綱紀及元載敗楊綰尋卒常衮當國杜絕其門四方奏請莫有過者雖權勢与匹夫等非以詞賦登科者莫得進用雖賄賂稍絕然无所甄異故賢愚同滯及崔祐甫代衮薦延推舉日除數十人作相未逾年凡除吏職幾八百員諺稱允當上嘗謂曰有人謗卿所除擬官多涉親故何也祐甫

奏曰臣頻奉聖旨令臣進擬庶僚進擬必須諳其才行臣若與其相識方可粗諳若素不知聞何由知其言行獲謗之由實在於此上以爲然

姚宋

史臣曰開元任姚崇宋璟而治幸林甫國忠而亂且夫齊桓以任管仲隰朋友豎貂易牙亦何異哉

李吉甫求人於裴垍

｜｜｜自翰林承旨拜平章事詔下之久感恩出涕謂裴垍曰吉甫自尚書郎流落遠地十餘年方歸便入禁署今纔滿歲後進人物罕所接識宰相之職宜選擇賢俊今則懵然莫知能否卿多精鑒今之才傑爲我言之垍取筆疏其名氏得三十餘人數月之內選用略盡當時翕然稱吉甫有得人之稱

盧杞姦邪

宰相盧杞貶新州司馬德宗又欲授饒州刺史諫官上疏論之袁高當宿直草制亦執奏之乃改澧州別駕上謂李勉曰衆人皆言｜｜｜｜朕何不知勉對曰｜｜｜天下人皆知獨陛下不知此所以爲姦邪也

私第接士

德宗朝政多僻朝官或相過從多令金吾伺察密奏宰相不敢於私第見賓客及裴度輔政以羣賊未誅宜接奇士共爲籌畫乃請於私居接延賓客憲宗許之自是天下賢俊得以効計議於丞相接士於私第由度請也

平淮西

憲宗以吳元濟未平詔羣臣各獻誅賊可否之狀朝臣多言罷兵赦罪爲便獨裴度言賊不可赦然國家聚兵淮右四年度支供餉不勝其敝諸將玩寇相視未有成功上亦厭之宰相李逢吉王涯等欲罷兵獨度无言帝問之對曰臣請身自督誓不與此賊皆全於是授度門下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淮西宣尉招討處置使詔出度以韓弘爲淮西行營都統不欲更爲招討請祗稱宣尉處置使詔從之遂平淮西

身繫國之

安危

裴度始自書生以辟策中科選數年之間翔泳清切逢時艱危而能奮命决策橫身討賊爲中興宗臣當元和長慶問乱臣賊子畜銳喪氣憚度之威稜狀兒不踰中人而風彩俊爽應對雄辯觀聽者爲之聳然時有奉使絕域者四夷君長大問度之年齒幾何狀兒孰以天子用否其威名播於遠俗爲華夷畏服也如見時威望德業過於郭子儀出入中外以｜｜｜｜｜｜翰之輕重若二十年几命將相无賢不肖皆推度爲首爲士君子愛重

哭白麻

唐李蹊與韋昭度並拜中書門下平章事宣制曰水部郎中知制誥劉崇魯掠其麻哭之奏云李蹊姦邪挾附權幸以忝李士不合爲宰相時宰相薛昭緯與度及蹊素不相協密遺崇魯且之矣

張東之

則天問狄仁傑曰朕要一好漢任使有手仁傑曰陛下作何任曰朕欲待以將相仁傑曰荊州長史張東之其人雖老真宰相才也則天乃召之爲洛州司馬他日又求賢仁傑曰臣前言｜｜｜猶未用也則天曰已遷之矣對曰臣薦之爲相也今洛州司馬非用之也又迁爲秋官侍郎及姚元之將赴靈武則天命舉外司甚爲宰相者元曰｜｜｜沈厚有謀能斷大事且其人年老唯陛下急用之則天發時召見拜之爲相且八十矣

杜景儉

爲鳳閣侍郎同鳳閣鸞臺平章事則天嘗以季秋內出梨花一枝示宰臣曰是何祥也諸宰臣曰陛下德及草木故能秋木再花景儉獨曰謹按洪範五行陰陽不相奪淪瀆之即爲哉今草木黃落而忽生此花臣恐下布教施令有虧典禮臣等忝爲宰相助天理物而不知臣之罪也則天曰卿真宰相也

元稹

与中人交結長慶二年拜平章事詔下之曰朝野无不輕笑後罷相浙東廉察回會宰相王播奄卒而卒

積大爲路岐經營相位出鎮武呂而卒

房杜 唐太宗以房玄齡圖事則曰非如晦莫能籌之及如晦在焉竟以玄齡之策蓋房知杜之能斷大事杜知房之善建嘉謀相須而成俾无悔事初大宗義師至渭北房玄齡杖策謁軍門太宗一見如舊相識引爲謀主

牛僧孺 唐書初韓弘入朝以宣武舊事人多流言其子公武以家財厚賂權幸及多言者班列之中悉受其遺俄而父子俱卒孫幼小穆宗恐爲厮養竊盜乃命中使至其家閱其宅簿以付家老而簿上具有納賂之所唯於僧孺官側朱書曰某月日送丨侍郎物若干不受即附誌穆宗案簿甚悅居元何議命相帝首可丨丨之名

壞白麻 唐李甘字和鼎爲侍御史鄭注入翰林侍講舒元輿既作相注亦求入中書甘昌言於朝曰宰相者代天理物先德而後文藝注乃何人敢茲叨竊白麻若出吾必壞之會李訓亦惡注之所求相注之事竟寢訓不獲已設升封注州司馬

關播罷相 唐德宗幸奉天盧杞等並貶黜丨丨尚知政事中外囂然以爲不可丨丨在位飭於容而已事决於盧杞也既而播亦丨丨改刑部尚書太常擇乃僉於朝堂鳴明而言曰宰相不能弼諧啓沃使天下一至於此尚忝尚書可痛心哉

人心自化 唐楊綰字公權文積公輔之望及拜相記出朝野相賀綰性貞廉車服儉朴居廉堂未數日丨丨丨丨御史中丞崔寬劍南西川節度使寧之弟也家富於財寬即日毀拆池館臺榭郭子儀在邠州行營聞綰拜相座內音樂減散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以承恩每出入騶馭百餘亦即日自減損車騎其餘望風變奢從儉者不可勝數其鎮俗移風若此

罷內廚食 常衮爲相每日出內廚食以賜宰相饌可

食十數人衮特請罷之迄今便爲故事又將固讓堂封同列以爲不可而止議者以爲厚祿重賜所以優賢崇國政也以衮當位不宜辭祿食政事堂後門盡窒相時中書舍人院咨訪政事以自當也衮又塞絕其門以示尊大不相往來

復太平

崔祐甫爲相謀猷啓沃多所弘益天下以爲復貞觀開元之太平

貞元中左僕射平章事賈躭以王叔文用事稱疾歸第鄭珣瑜亦稱疾不起二相皆天下重望相次歸臥

諸宰相方會食於中書故事百寮无敢通見者王叔文召直省令報直省擺入白韋執誼起迎就其閣語時杜佑高郢鄭珣瑜皆停箸已侍有報者云叔文索飯宰揖云與之同食佑郢心知不可畏不敢出言珣瑜獨歎曰吾豈可處此乎顧左右索馬徑歸不起叔又益無所顧忌焉

獻無逸圖

開元初得宋璟姚崇爲相夙夜孜孜致君於道璟嘗手寫尚書無逸一篇爲圖以獻玄宗置之內殿出入觀省咸記在心故任賢戒慾心歸沖漠開元之末因無逸圖壞以山水圖代之自後既无座右箴規又乏之臣用事天寶之世稍倦于勤王道於斯缺矣

悼楊綰

官楊綰薨上震悼久之遣百官就第弔喪仍宣旨曰天不使朕致太平何奪我楊綰之速乎

塗詔

河中節度使王鍔以錢千萬賂遺權倖求兼宰相李藩與權德輿奉密旨曰王鍔可兼宰相宜即擬來藩遂以筆塗兼相字却奏上云不可德輿失色曰縱不可宜別作奏豈可以筆塗詔耶藩曰勢迫矣出今日便不可止日又暮何假別作奏

諫誅王工

貞元中上命土

工爲帶有一胯誤墜地壞二者十六人私以錢穀數万市玉以補壞者及獻上即召其所補者曰此胯光彩何不相類工人中直伏罪上怒令於京兆府各決重杖處死詔至中書宰相鄭覃執奏曰陛下若便殺則已若下有司即須議讞以誤傷乘輿器服杖六十餘十五人並釋放之

李石之鎮靜

太和九年十二月中使田全操劉行深巡邊回走馬入金光門從者訛言兵至百官朝退蒼皇駭散市人叫譟塵坌四起｜｜鄭覃在中書人吏稍散覃曰且宜出去石曰事勢不可知但宜堅坐鎮之若宰相亦走則中外亂矣石視簿書沛然自若京城無賴之徒皆戎服執兵伏北望闕門以俟變內使進催閉皇城門金吾大將軍陳君賞率其徒立望先門下謂中使曰假如有賊閉門不晚請徐觀其變無宜自弱晡晚方定是日尚非石｜｜｜君賞之禦侮幾將亂矣

仇士良之害李石

開成三年正月十五日宰相李石自親仁里將曙入朝盜發於郭尚父宅引弓追及矢纔破膚馬逸而回盜已伏坊門揮刀斫石斷馬尾竟以馬逸得還私第上聞之駭愕遣中使撫問是日京師大恐常參官入朝者九人而已旬日方安石拜章辭位者三乃授荊南節度使李訓之亂人情洶洶天子起石於常係之中付之齒協石以身徇國不顧迭難振李朝綱國威擅後而中官仇士良切齒惡之而服戎加害天子潛知其故畏憚而不能理乃爭罪洗

不疑宰相

文宗以杜琮領度支稱職欲加户部尚書因紫宸言之陳夷行曰一切恩權合歸君上陛下自看可否李珏對曰太宗用宰臣天下事皆先平章謂之平章事代天理物上下無疑所以致太平者也若拜一官命一職事皆決於君上即焉用彼相者備文啻一

切自勞心力臣下發論則疑凡臣下用之即宰相不用即常僚豈可自像陛下嘗語臣曰竇易直勸我宰相進擬但五人留三人兩人留一人、渠即合勸我擇宰相不合勸我疑宰相易直此言其鄙

朋黨

初李吉甫在相位時牛僧孺李宗閔應制舉直言極諫科二人、對詔深詆時政考策官楊於陵韋貫之李益等第其策為上等吉甫泣訴於憲宗前於陵等皆貶出元和初吉甫經畫欲定兩河方欲出師而卒武元衡裴度繼之而韋貫之李逢吉沮議深以用兵為非故逢吉常怨吉甫裴度而吉甫之子德裕於元和時久不調而逢吉僧孺宗閔以私怨黨排擯之及逢吉代裴度為相既得權位銳意報怨元稹与李紳李德裕同為翰林學士情意相善當時謂之三俊既復作相逢吉構稹隱事出為同州刺史時僧孺德裕俱有相望逢吉欲僧孺為相而懼李紳李德裕於禁中俱議乃出紳為御史大夫德裕為浙西觀察使及昭愍遇盜而殂文帝即位召德裕入朝裴度以為相而李宗閔有中人之助拜平章事懼德裕大用出為鄭滑節度使德裕為逢吉所擯在浙西八年徵入朝未旬時又為宗閔所逐中懷於悒先以自申賴鄭覃待講禁中時稱其善雖朋黨流言帝乃心未已宗閔尋引僧孺同知政朝事相結凡德裕之善者皆宗閔斥之於外宗閔因禁中言事奏覃為工部尚書罷侍講學士覃稽古守正常疾人之朋黨故為宗閔所薄也及德裕代宗閔為相宗閔出為興元節度使李訓鄭注素惡德裕排己復召宗閔於興元代德裕為相及宗閔再貶文宗崩會昌初德裕再秉政發宗閔舊事貶柳州司馬僧孺屢為德裕掎摭欲加之罪但以僧孺貞方有素人望式瞻无以伺其隙及德裕南遷所著窮愁志引里族憤子讖以斥僧孺又目為太牢公

其相猶如此故文帝以二李｜｜揮之不能去

嘗謂侍臣曰去河北賊非難去此｜｜實難也

凡奏議必以朋黨為謀

李宗閔牛僧孺在相位與李珏親厚引為翰林學士宗閔得罪珏坐累出為江州刺史及固言入相召珏復為戶部侍郎判本司事楊嗣復輔政薦珏以本官同平章事與固言嗣復相善自固言得位相繼援引居大政以傾鄭覃陳夷行李德裕三人｜有｜｜｜｜｜｜｜｜｜｜｜夔為鄭覃所廷折之

政事不如一年

文宗謂宰臣曰陛下開成元年政事至好三年四年漸不如前楊嗣復曰元年二年是鄭覃陳夷行用事三年四年臣與李珏同之臣蒙聖慈擢處相位不悉心奉職鄭覃云三年之後一年不如一年臣之罪也陛下縱不誅夷行臣合自求退因叩頭曰臣今日便辭不敢更入中書即遽去上令中使召還勞之曰鄭覃失言卿何及此於是嗣復數日不入上表請罷相方委用乃罷鄭覃夷行知政事自是政歸嗣復

白敏中與李德裕有隙

馬植以文學政事為時所知自黔中觀察使入朝為大理卿以不獲顯官以微有怨望李德裕素不重之宣宗即位宰相｜｜｜｜｜｜｜凡德裕所薄者必不次拔擢之乃加植刑部侍郎充諸道鹽鐵轉運使尋拜相又敏中罷據植亦罷為太子賓客分司東都

盜殺武元衡

元衡為相上方討淮蔡悉以機務委之時王承宗遣使奏事請赦吳元濟請事於宰相辭禮元慢元衡叱之承宗因飛章詆元衡咎怨頗結元衡宅在淨安里元和九年六月將朝出里東門有暗中叱使滅燭者導騎呵之賊射之中肩又有匿樹陰突出者以棓擊元衡左股其徒馭以為賊所格奔走

賊乃詩元衡馬東南行十餘步害之批其顱骨懷去及衆呼偕至持火照之見元衡已陪於血中即元衡宅東北隅牆之外時夜漏未盡陌上多朝騎及行人鋪卒連呼十餘里皆云賊殺宰相声達朝堂百官恟恟未知死者誰也須史元衡馬至至宅人始辨之既明伏至紫宸門有司以元衡遇害聞上震驚却朝而坐延英見宰相惋慟者久之爲之再不食自是京師人大恐城門加衛兵察其出入物色何之其韋杖異制燕趙之音者多執訊之

罷免非大過 鄭餘慶再爲相罷免皆非大過尤以清儉爲時所擯

叱主書 鄭餘慶爲相有主書滑渙久司中書薄籍与內官典樞密劉光琦情通宰相義事与光琦異同者令渙達意未嘗不遂所欲宰相杜佑鄭絪皆姑息之義者云佑私呼爲滑入四方書幣貲貨充集其門及餘慶再入中書与同寮集議渙指陳是非餘慶怒其僭叱之尋餘慶罷相其年渙贓汚發賜死上寤聞餘慶叱渙事甚重之

出入相將 段文昌布素之時所向不偶及其達也揚歷顯重洎二十年其服飾玩好歌鍾妓女苟悅於心无所愛惜乃至奢侈過度物議貶之

不受四方問遺 文宗時宰相宋申錫爲王守澄鄭注所搆言申錫与漳王謀反諫官王質等皆伏王階下奏以申錫獄付外廷請不於禁中評鞫文宗終惧外廷之言貶申錫開州司馬申錫自居內廷及爲宰相以時風俗侈靡居要位者尤黷賄遂成風俗不暇更方遠害且与貞元時甚相背矣申錫至此約身謹絜尤以公廉爲巳任四方問遺悉无所受既被罪爲有司驗劾多僕其四方受頌所還問遺之狀朝野爲之歎息

○**餘見下卷**

重添校正蜀本書林事類韻會卷第八十二上

重添校正蜀本書林事類韻會卷第八十二下

去聲

漾上

宰相 餘見上卷 二相 伊尹仲虺 將相 長相

相 星 相 牌附同 相 貨相 形相 察相吉相凶相附

宰相 餘見上卷

訓注 鄭注以藥術游長安元和中李愬爲襄陽節度使注往依之愬得其藥力因厚遇之從愬移鎮得州又爲職事注詭辯陰狡善探人意旨與愬籌謀未嘗不中其意軍政可否與之參決然特邪任數專作威福時王守澄監徐軍深怒注白于愬愬曰彼奇才也將軍試與之語及見注與語恨見之晚也及守澄入知樞密授注通王府司馬神策判官中外駭歎文宗召注對浴堂門賜錦綵召對之久彗出東方長三尺光耀甚緊尋迁工部尚書翰林侍講學士時李訓已在禁廷兩對合從天子益惑其說李訓者進士擢第形兒魁梧神情洒落辭敏智捷善揣人意李逢吉訓之從父也逢吉爲河南尹思復爲宰相且深怨裴度訓揣知其意即以奇計動之自言與鄭注善逢吉以爲然遣訓金帛珍寶數百萬令持入長安以賂注注得賂甚從因薦于中尉王守澄以注之藥術訓之易道合薦於文宗帝見甚奇之俄迁翰林侍講學士兩省諫官伏閤切諫言訓發邪不宜令侍

哀展文宗終不聽訓在翰林講易之際語及巷伯之事則再三讀激以動上心上謂於注訓引見二人寵幸言死不從後授訓礼部侍郎平章事訓既秉權乃謀誅內豎中官陳弘慶自元和末負弒逆之名時爲襄陽監軍召而杖殺於青泥驛復酖殺王守澄訓愈承恩顧天下之人有冀訓以致太平者不獨人主惑其言訓雖爲鄭注引用勢不兩立復出注爲鳳翔節度使誅內豎[illegible][illegible]闈注乃以郭行餘爲邠寧節度使王璠爲太原節度使羅立言知京尹事韓約爲金吾使賈行余王璠未赴鎮間廣令召募豪俠及金吾臺府之從者但集其事一日帝御紫宸韓約奏金吾左仗院宅石榴樹夜來自有甘露李訓奏率左仗撤之所退上乘軟舁出紫宸門昇含元殿令內臣先往視之中尉樞密至左仗聞幕下有兵聲驚恐走出迎帝入內訓攀輦呼曰陛下不得入內帝瞋目叱訓內官郄志榮奮拳擊訓胸即仆於地須臾內官率禁兵露刃出閤門遇人即殺宰相王涯賈餗舒元輿聞難走出訓單騎入終南山投僧宗密乃趨鳳翔欲依鄭注爲盩厔鎮將所得械送京師訓恐受搒掠乃謂兵士曰所在有兵附我者皆富貴不如持我首行乃斬訓行注聞訓事發自鳳翔率兵五百餘人赴闕至扶風聞訓死乃還監軍使已得密詔斬注傳首京師籍沒其家財得緡一百万巨他貲稱是王涯賈餗舒元輿王璠等並族誅涯等十一家資貨並爲軍士所分昭義軍節度劉從諫三上章求示涯等三根罪名仇士良頗憚憂恐宦官等究歷稍息士人賴之

李逢吉以張又新等爲鷹犬長慶中宰相李逢吉用事翰林學士李紳深爲穆宗所寵逢吉惡之求朝臣中兇險敢言者伺搢紳陰事俾暴揚於搢紳間張又新與拾遺李續之劉捷

楚允恭逢吉睦侍指為鷹犬穆宗崩昭愍即位又新等構紳貶端州司馬朝臣表賀又至中書賀宰相及門者止之曰請少留緣張補闕在齋内与相公談俄而又新揮汗而出旅揖羣官曰端溪之事又新不敢多讓人皆辟易憚之与續之等七人時號八關十六子

王叔文引韋執誼為相

王叔文本以棊待詔粗知書好言理道德宗令直東宮皇太子頗重之宮中之事倚之裁決与韋執誼韓泰呂溫柳宗元劉禹錫等十人定為死交德宗崩順宗疾久不復開庶政深居施簾帷閹官李忠言美人牛昭容侍左右百官上議自帷中可其奏王伾嘗諭上屬意叔文宮中諸黃門稍稍知之其日詔入翰林為學士叔文与吏部郎中韋執誼相善請用為宰相叔文因王伾伾因李忠言忠言因牛昭容轉相結事下翰林叔文定可否宣於中書俾執誼承奏於外以韓泰劉禹錫等唱和曰管曰葛曰伊曰周凡其黨倜然自得天下无人

崖門圖

韋執誼自卑官常忌諱不欲人言嶺南州縣名為郎官時常与同舍詣職方觀圖每至嶺南州執誼遽命去之閉目不視及拜相還所坐堂見北壁有圖不就省七八日或觀之乃崖門圖也以為不祥甚惡之不敢出口及坐王叔文黨果貶崖州司戶卒於貶所

程异起錢穀吏位冠百僚

||充鹽鐵轉運使時淮西用兵国用不足异使注表以調征賦且諷有王者以饒羨入貢至則不剥下不浚財經費以贏人頗便之繇是專領鹽鐵轉運使俄轉工部侍郎同中書門下平章事領使如故議者以异||一旦||||人情大為不可异自知叨據以謙遜自取月餘日不敢即秉筆

异鎛同日拜相

皇甫

鑄爲戶部侍郎判度支時方討淮西切於饋運鑄勾剝嚴急儲供辦集益承寵遇与鹽鐵使程异同日以本官同平章事鎮使如故鑄雖有吏才素无公望特以聚斂媚上刻削希恩詔書既下物情駭異至於賈販无識亦相嗤誚宰相崔羣裴度以物議上聞憲宗怒而不聽裴度上疏乞罷知政事論其不可憲宗竟不省覽時憲宗以世道漸平欲肆意娛樂池臺館宇稍增崇飾而异鑄探知上旨數貢羨餘以備經構之故帝獨排物議以相之

喜鵲 竇參爲相无他學術但多引用親黨使居要職以爲耳目四方藩師皆畏懼之參任情好惡恃權貪利不知紀極終以此敗貶郴州別駕尋貶驩州司馬未至驩州賜死邕州竇申參之族子以招權受賂申所至人目爲之||德宗頗聞其事數譏參又請保无它化而申亦不悛參既賜死申亦杖殺

不識杕杜字 玄宗朝宰相李林甫自无學術僅能隸筆有才名於時者凡忌之林甫典選部時選人嚴迥判語杕杜二字林甫不識謂吏部侍郎韋陟曰此云杕杜何也陟俛首不敢言又太常少卿姜度妻誕子林甫手書賀之曰聞有弄麞之慶客視之掩口

曲事林甫 黃門侍郎陳希烈性便佞掌曲事李林甫引之同知政事台司機務希烈不敢參議但唯諾而已

賂遺左右 李林甫每有奏請必||||伺察上旨以固恩寵上在位多載倦於萬機常以大臣接對拘撿難徇私欲自得林甫一以委成故杜絕逆耳之言恣行宴樂衽席无別不以爲恥林甫之贊成

李義府咲中有刀 唐高宗時宰相李義府狀貌溫恭与人語必嬉怡微笑而褊忌陰賊既處權要欲人附已微忤意者輒加傾陷故時人言義府||||

破銅

山大賊

李義府貪冒无厭賣官鬻獄其門如市嘗遣其子司議郎津召長孫无忌之孫延謂曰相爲得一官數日詔書當出居五日果授延司津監廼取延錢七百貫於是右金吾倉曹參軍楊行穎表言義府罪狀制下司刑大常伯劉祥道等推其事義府除名長流嶲州諸子並除名長流朝野莫不稱慶或作河間道行軍元帥劉祥道||||李義府露布牓之通衢義府先多取人奴婢及敗一時奔散各歸其家故露内稱混奴婢而亂放各識家而競入者

誤草

明皇別錄開元中上急於爲理注意於宰臣常欲以張嘉貞爲相而忘其名夜令宮人持燭於省中訪其直宿時誰還奏曰中書侍郎韋抗上即令召入寢殿上曰朕一欲命相常記其風標爲當今重臣姓張而重名今爲北方侯伯朕不欲訪諸左右旬日念之終忘其名卿試言之抗奏曰張齊丘令爲朔方節度使上即令草詔仍令宮人持燭抗跪於御前援筆而成上甚稱敏捷因促命寫詔仍勅抗歸省宿上不解衣以待旦將降其詔夜漏未半忽有宮人復促抗入見上迎謂曰非張齊丘乃大原節度使張嘉貞也復令草詔上謂抗曰難朕志定亦可以言命矣適草詔畢因閱進曰天臣章疏首奏一通嘉貞表也因此洗然方記其名此亦天啓殆非人事上既嘉其得人如有物主張焉

死姚元崇能筭生張說

崇與張說同爲宰輔頗懷疑阻屢以事相侵張銜之頗切崇既病戒諸子曰張丞相與吾不叶釁隙甚深然其爲人稱懷奢侈尤好服玩吾身沒之後以吾平生同僚當來弔汝具陳吾平生服玩寶帶重器羅列於帳前張若不顧汝計家事擧族無類矣若顧此吾儕無虞當錄其玩用致公仍以神道碑爲請既獲其文登時錄

進仍充襲若以衍至便鐫刻張丞相見事常遲我於數日之後必當有悔若却當碑文以刊削爲碑嘗引使視其鐫石仍告已具聞上元崇既謝沒張果至日其服玩者三四姚崇諸子悉如教誡不數日文成叙述該詳時謂極筆其略曰八座不天高明之位列四時成歲功育之功全後數日果遣使取本以爲辭未周密欲加刪改姚氏諸子乃引使者視其碑次告已奏御使者復命張悔恨撫膺曰｜｜｜｜｜｜｜｜｜｜｜吾今日方知才之不及遠矣

右相馳譽丹青 閻立本善圖畫工於寫真秦府十八學士圖及貞觀中凌煙閣功臣圖並本之跡也太宗嘗与侍臣泛舟於春苑池中有異鳥隨波容与太宗擊賞數四詔坐者爲詠召立本令寫閣外傳呼畫師閻立本立本時与主爵郎中奔走流汗俛伏池側手揮丹粉瞻望坐賓不勝愧赧退戒其子曰吾少好讀書幸免牆面緣情染翰頗及儕流唯以丹青見知躬厮役之務辱莫大焉汝宜深誡勿習此末枝立本爲性所好欲罷不能及爲右相与左相姜恪對掌樞密恪既歷任將軍立功塞外立本唯善於圖畫非宰相之器故時人爲之語曰左相宣威沙漠｜｜｜｜｜

舉蘇宋自代 姚崇有足疾｜｜｜｜蘇頲宋璟也｜｜｜

蘇宋相得 蘇宋爲政相得甚歡璟剛正多所裁斷頲皆順從其美璟嘗謂人曰吾与蘇家父子前後同時爲相僕射長厚誠爲国器若獻替盡臣節斷割吏事即頲過其父

姚宋同歸于正 初姚崇引宋璟爲中丞再引之爲相崇善應變故能成天下之務璟善守文故能持大下之正二人所行不同同歸于正故三十年間元宗威刑海内政歸有司不以刑罰人到于今多其賢

元宰 上宰英宰

名宰
時宰

魏徵願爲良臣 丨丨曰丨陛下使臣丨丨丨勿使臣爲
忠臣大宗曰忠良有異乎徵曰良臣稷
契皐陶是也忠臣龍逄比干身也良臣使身獲美名君受顯號子
孫傳世福祿无疆忠臣身受誅夷君陷大惡家国並喪空有其名
以此而言相去遠矣帝
深納其言賜絹五百疋

不雨請致仕 尚右僕射張行成以自三
月至五月不雨上表請致
任高宗手詔曰以朕之寡德非宰
相之咎行成不得已復起視事

罷相詩 李適之丨丨累命觀故
歡會賦詩曰避賢初丨
丨樂聖且銜杯爲問
門前客今朝幾箇來

出子弟任外官 原乾曜爲相久之上疏
曰切見形要之家并求
京職俊乂之士多任外官王道平分不合如此臣三男俱是京任
望出二人與外官從之因下制令文武百官父子兄弟三人併京
司者任自通融依資勵分由是
公卿子弟京官出外者百餘人

食實封 玄宗時有上書者以爲
国家之執政同其休戚
若不稱加崇寵何以責其盡心開元十年十一月敕
中書門下共食實封三百戶自源乾曜及張嘉貞始

韓休和柔
蕭嵩爲宰相時侍中裴光庭卒上令嵩舉賢以代之嵩以丨丨丨
丨易制故薦引之休既知政事多折正嵩嵩遂與休不協宋璟聞
之曰不謂韓休乃能
如此是仁者之勇也

亡一鏡 太宗嘗謂侍臣曰夫以銅爲鏡可以
正衣冠以古爲鏡可以知興替以人
爲鏡可以知得失朕嘗保此三鏡
以防己過今魏徵殂逝亡一鏡矣

棟梁之用 杜如晦隋大業中以
常調預選吏部侍郎
高孝基深所器重謂之曰公有應變之才當爲丨丨丨丨後
如晦爲相以孝基有知人之監爲其樹神道碑以紀其德

良

相 房玄齡杜如晦共掌朝政並獲當代之譽談良相者至今稱房杜

製碑 杜如晦薨陪葬昭陵太宗手詔著作郎虞世南曰朕與如晦君臣義重不幸奄從物化追念動舊痛悼於懷卿體吾此意為製碑文

帝親製碑 魏徵薨陪葬昭陵太宗登苑西樓望喪而哭詔百官送出郊外帝親製碑文并為書石

太官設饌太常奏樂 宋璟遷左丞与說源乾曜同日拜官勑｜｜｜｜｜｜於尚書省大會百僚玄宗賦詩褒述自寫與之也

冢司 宋璟以手老上表曰丹冊升台坐三入｜｜

岑文本 太宗將伐遼時岑文本為中書令凡所籌度一以委之文本受委既深神情頓竭言辭舉措頗異平常太宗見而憂之謂左右曰文本與我同行恐不與我同返乃至幽州遇暴疾而終其夕太宗聞嚴鼓之聲曰文本殞逝情深惻怛今宵夜驚所不忍聞命傷之

勞神致薨 溫彥博為中書令遷尚書右僕射薨年六十四彥博自掌知機務杜絕賓客國之利害知無不言太宗以是嘉之及薨上謂侍臣曰彥博以憂國之故勞精竭神我見其不逮已一年矣恨不縱其閑逸致夭枉盡也彥博兄弟三二大雅彥將是也少時其父友薛道衡李綱嘗見兄弟不人咸歎曰皆卿相才

蘇摸稜 蘇味道為鳳閣侍郎鳳閣鸞臺三品味道前後居指位數年不能有所發明依違其間苟合取容而已嘗謂人曰處事不欲決斷明白若有錯誤必貽咎譴但模稜以持兩端可矣時人由是號為蘇摸稜

疾 房玄齡疾既篤太宗遣名醫救療君斷得職損太宗即喜見顏色如聞增劇便為改容悽愴之齡疾亟抗表諫伐高麗士太宗曰此人危惙如此尚能憂我國事以薨諡曰文昭玄齡名

喬字之嵩也

負扆

宰相盧懷慎卒明年上因交獵于城南望墟落間居處卑陋其家若有所營使問之乃懷慎家方設祥齋上閔其｜｜賜絹百疋仍遺蘇頲為其碑文上白書

峭直

玄宗既命蕭嵩為相嵩性寬博多可及嵩引韓休同列休峭直骨鯁時政得失言之未嘗不切直上每從禽苑囿張樂禁中稍為過差必顧左右曰韓休知否言畢而諫疏輒至上嘗引鏡自照默然不樂左右曰日韓休入相陛下無一日盡歡何不逐去使天顏戚戚上曰吾貌雖瘦天下必肥蕭嵩每啟事言必順旨退而思之天下事我未嘗安寢韓休每敷陳理道言必訐直退而思天下事我寢必安吾用韓休為社稷之計爾

林甫之忌九齡

張九齡為相以文行為上所知李林甫自无學術心頗忌之陰欲以事中之九齡為燕詩以貽林甫曰海燕何微眇秉春亦暫來豈知泥滓賤祗見玉堂開繡戶時雙入華軒日幾回無心与物競鷹隼莫相猜

風度

張九齡還尚書右丞相罷之政事後宰執每薦引公卿上必問｜｜得如九齡否

張說定升山之官

玄宗東封中書令張說自定侍從升山之官多引兩省錄事主書及己之所親攝官而上張九齡時為中書舍人當草詔言於說曰官爵天下之公器公審籌之無貽後悔今進草之際事猶可改訴不從果為御史中丞宇文融所劾罷知政事

潔廉者不進

元載秉政｜｜守道者多不更職故蔣說滯於郎位人不遷官後常袞以羣議稱說之亟拜御史大夫

密薦仁傑

狄仁傑未入相時婁師德嘗薦之及為宰相不知師德薦數排之令充外使則天嘗出師德舊表示之仁傑大慙謂人曰吾為婁公所含

如此方知不逮妻公遠矣

凌煙閣 貞觀十七年詔司徒趙國公無忌已下二十四人並圖形於｜｜｜魏徵房玄齡杜如晦並頭焉

擢叙郎吏 玄宗再命姚崇為相嘗入閣奏曰請｜｜｜南宮｜｜帝顧視左右無所應崇懼而退內侍高力士從容奏曰陛下新即位宜与公卿大夫朝臣共事而宰相庭奏不留睿聽非唯崇等憂懼恐非虛懷納言之道也帝曰朕用崇為相委以萬機軍國大事理必咨共至於郎官叙用豈不能也言欲有言恐乖吾委任之道也自是崇進賢能退不肖人知歡勸數年之間政道大治故聖朝稱治以開元為最

歸第 房玄齡以讒歸第時長孫皇后疾將大漸與上辭訣曰玄齡事陛下最久小心謹慎皆所預聞竟無一言漏泄非有大故願勿棄之褚遂良又抗疏理之乃召房玄齡復位

百口保無反者 則天為侍臣曰自周興來俊臣死後更不聞有反逆者已前受戮者不有冤濫乎夏官侍郎姚元崇對曰自垂拱已後被告者皆枉酷自誣而死天下號為羅織甚於漢之黨錮賴上天降靈聖情發寤誅鉏凶豎朝廷又安今日已後臣以微躬及一門百口保見在內外官吏無反者則天大悅曰已前宰相皆成其事陷朕為淫刑之主聞卿所說甚合朕心乃賜崇銀千兩

諳練邊事 夏官尚書靈武行軍大總管唐休璟同鳳閣鸞大品休璟｜｜｜｜自碣石西踰四鎮綿亙万里山川要害皆究之長安中西突厥與諸蕃不和李兵相攻則天令休璟與宰相商度事勢俄頃閭草奏便遣就行後十餘日安西諸洲表請兵馬應接程期一如休璟所畫則天謂休璟曰恨用卿晚因任之為相又謂元忠曰休璟｜｜｜｜卿等十不當一

刺裴度 王承

宗李師道訊遣刺客刺宰相武元衡時裴度爲刑部侍郎使蔡州行營宣諭回亦令刺度是日度出通化里盜三以劍擊度初斷韓帶次中背綫絕單衣後微傷其首度墮馬會度帶氈帽故瘡不至深賊又揮刀追度度從人王義乃持賊連呼甚急賊反刃斷義手乃得去度已墮溝中賊謂度已死乃舍去居三日憲宗拜度爲相度始自魏博使還宣達情旨又自蔡州勞軍還上益聽其言獻計者或請罷度官是姦計得行矣吾用度一人足以破此二賊也度亦以平賊爲已任焉

姦臣讒構

裴度執性不回忠於事上特收所闕必極言之故爲｜｜皇甫鎛所構憲宗不悅出爲河東節度使帶平章事及穆宗即位張弘靖爲幽州軍所因田弘正於鎮州遇害朱克融王庭湊復亂河朔詔度以本官充鎮州四面行營招討使時驕主荒僻輔相庸才制置非宜致其後亂又翰林學士事元稹交結忌度前達加於已上時度方用兵山東每處置軍事有所論奏多爲稹輩所持度在軍三上疏論之且云若朝中姦臣盡去則河朔逆賊不討而自平尚在則逆賊縱平無益穆宗雖不悅然懼大臣正議乃罷稹內職然寵稹之意未衰俄拜稹平章事尋罷度兵權充東都留守諫官相率伏閤詣延英上疏言時未偃兵度有將相全才不宜置之散地遂詔度自太原由京師赴洛度至京師伏奏龍墀激切帝爲動容俄復知政事李逢吉素與度不協自人原入朝而惡度者以爲逢吉善爲陰計足以構度乃自襄陽召逢吉入朝爲兵部尚書俄有告和王府司馬于方受元稹所使結客欲刺度獄未竟而元稹罷內職罷度爲左僕射以李逢吉代度爲宰相自是逢吉之黨張又新等內結中官外翁朝士立朋黨以沮度

請用裴度 長慶四年

襄陽節度守元翼卒其家先在鎮州朝廷累遣中使取之王庭湊遷延不遣至是聞元翼卒乃盡害其家昭愍皇帝聞之嗟悼且歎宰輔非才致姦臣悖逆如此翰林學士韋處厚上言曰臣聞汲黯在朝淮南不敢叛干木處魏諸侯不敢加兵王霸之理皆以一士而止百萬之師以一賢制千里之難伏以裴度勳高中夏聲播外夷庭湊克融皆憚其用吐蕃回鶻悉服其名今若置之岩廊委其參決西戎北虜未測中華則河北山東必稟朝算况幽鎮未盡尤資重臣伏承陛下嘗食歎息恨無蕭曹今有一裴度尚不留驅使此馮生所以感悟漢文雖有廉頗李牧不能用也夫御宰相當委之信之親之禮之於事不效於國無勞則置之散寮黜之遠地如此則在位者不敢不勵將進者不敢苟求今進者皆負四海責望退不失六尚書不肖者與因而勸臣與逢吉素無讎嫌臣嘗被裴度因事貶黜今之所陳上亦聖明也昭愍憬然省悟

裴度入奏 初裴度自太原京師赴洛入覲奏事詞和氣勁感動左右伏奏罷悼歎伺嗚咽帝為動容口自諭之日所謝知朕於延英待御初人以無左右之助為姦邪排擯雖寡勳德恐不能感動人主及覩奏對河北事慷慨激切揚於殿庭在位者無不聳動雖武夫貴介亦有咨嗟出涕者

裴度兼平章事 昭愍皇帝見｜｜｜奏狀不帶平章事謂韋處厚曰度既曾為宰相何｜｜｜與尊因奏為李逢吉所擠度自僕射出鎮興元遂於舊使銜中減除帝曰何至是耶翌日下制復兼同平章事

綠野堂 裴度自李訓等誅後中官用事衣冠道喪度以年及縣輿王綱版蕩不復以出處為意東都立第於集賢里築山穿池竹木叢萃有風亭水榭梯橋架閣島嶼回環極都城之勝概又於

午橋創別墅花木萬株中起涼臺暑館名曰｜｜堂引甘水貫其中暇視事之隙與白居易劉禹錫酬宴終日高歌放言以詩酒琴書自樂當時名士多從之遊每有一十人自都還京文宗必先問之曰卿見裴度否

坐鎮雅俗 史稱裴度雖江左王導謝安｜｜｜｜而謀謨方略度又過之

平泉別墅 李德裕之孫敬義者後唐時退官歸洛南平泉舊業為河南尹張全義者所知初德裕於平泉置別墅採天下奇花異竹珍木怪石為園池之翫自為家戒序錄志其草木之得刊之於石云洎至巢蔡之亂園亭掃地矣有醒酒石德裕醉即居之最寶惜者有中使監全義軍者曰得此石置於家園敬義位謂全義曰平泉業吾祖戒約甚嚴子孫不肖輒遺先旨因張全義請石於監軍忿然厲聲曰巢賊敗後誰家園池完復豈獨平泉之石哉

三遇異人 李德裕自言｜｜｜｜非卜祝之流皆遁世者故人某先吾相位領節制三者皆與之協而不差歲月惟再謫南荒未嘗有前知之事為予言之豈禍患不可移者神道所秘莫得預聞

不疑朋黨 李德裕時承武宗恩顧委以樞衡決策論兵舉無遺悔以身扞難功流社稷及昭肅弃天下不逞之徒咸害其功白敏中令狐綯等會昌中德裕不以朋黨疑之置之臺閣及德裕失勢抵掌戟手同謀斥逐而崔鉉罷相怨德裕故敏中復薦鉉在中書乃相與掎摭令其黨人訟德裕輔政時陰事乃罷德裕分司東都再貶潮州司戶云

好著書 李德裕以器業自名特達不羣｜｜｜｜為文獎善嫉惡雖位及台輔而讀書不輟貶潮陽雖蒼黃顛沛之中由留心著述

奇才 史臣曰德裕以身犯難酬特達之遇言行計從功成事遂觀其禁掖弥綸岩廊

啓奏料敵制勝襟虛獨斷如由基
命中罔有虛發實||也云云

引中官昇政事堂

唐書故事宰相不於政事堂邀客特海內多務宰相元載等見中官宣傳詔命至中書者引之昇政事堂仍置榻待之李峴為相令去其榻

杜黃裳

黃裳為相以邠州節度使韓全義曾討伐之任無功黃裳奏罷之劉闢作亂議者以劒南險固不宜生事唯黃裳堅請討除既平闢宰臣入賀帝目黃裳曰此卿之功也後與憲宗語及方鎮除授黃裳奏曰德宗自艱難之後事多姑息貞元中每帥守物故必先命中使偵伺其軍動息其副貳大將中有物望者必厚賂近臣以求見用帝必隨其稱美而命之以是因循方鎮罕有特命帥守者陛下宜熟思貞元故事稍以法度整肅諸侯則天下何憂不治憲宗然其言由是用兵誅蜀夏之後不容藩臣蹇傲尅復兩河威令復振蓋黃裳啓其衷也黃裳有經畫之才達於權變然檢身律物寡廉絜之譽以是居鼎職不久出為河中節度使

似黃裳

太原監軍使張丞業辟馮涓為本院巡官丞業重涓之文章履行甚見待遇時有周玄豹者善人倫之鑒與道不合謂丞業曰馮生前程公不可過用時河東掌記盧質聞之曰我曾見司空似黃裳宮圖道之狀皃酷類焉將來必副大用玄豹之言不开信也丞業尋薦為霸府從事歷署太原書記

贖魏徵舊宅

翰林學士白居易奏今日奉宣令撰與李師道詔收|||||||還其子孫其合朕心允依來奏者臣伏以魏徵是太宗宰相盡忠輔佐以致太平在於子孫合加憂䘏今緣子孫窮賤舊宅典賣與人師道請出私財收贖却還其後嗣事關激勸合出朝廷師道何人輒掠此美依宣便許臣恐非宜也

望明勅有司時以官錢收贖使還後嗣以勸忠臣則事出皇恩差歸聖德臣苟有所見不敢不陳其与師道詔未敢依宣便撰伏侍聖旨憲宗深然之

壞白麻 德宗時朝夕欲相裴延齡諫議大夫陽城曰脫以延齡為相城當取白麻壞之竟坐延齡事改為國子司業

栖楚附裴耳而語 裴度自興元入覲李逢吉不欲度復在相位京兆尹劉栖楚逢吉黨也栖楚等十餘人駕肩排度而朝士持兩端者日擾度門一日度留客飲栖楚矯求度之歡曲躬附裴耳而語崔咸疾其矯舉爵罰度曰丞相不當許所由官囁嚅耳語度笑而飲之栖楚不自安趨出坐客皆壯之

詩 楊收王鐸皆薛逢之同年也收作相逢有詩云須知金印朝天客同是沙堤避路人威鳳偶時皆瑞聖應龍無水謾通神收聞大銜之王鐸拜相逢又有詩云昨日鴻毛萬鈞重今朝山嶽一毛輕鐸又怒之也

伐櫻桃賦 李林甫聞蕭穎士之名欲拔用之時穎士寓居廣陵居毋喪即繐麻而詣京師徑謁林甫於政事堂林甫素不識遽見線麻大惡之即令斥去穎士大忿乃著——————刺林甫擢先甫之瑣質蒙本枝而自庇泊枝羣而非據專朝庭之右地

延英 文宗即位虛心聽納每延英對宰相偏十刻

翼從 先是武元衡被害憲宗出內庫弓箭刀賜左右街使俟宰相入朝以為——乃建福門退至文宗大和八年方停

兼領錢穀 武宗時給中事韋弘質上疏論中書權重三司錢穀不合相府兼領宰相奏論之曰管子云國之重器重於令令重則君尊又丹令行十上而下論可不可是上失其威下繫於人也弘景所論宰相不合————臣等輒以事聯陳聞昔所銜云所以為大臣

者國家之股肱傳曰下輕其上賊人圖柄則國家搖動而人不靜弘景受人教導取獻封章是則賊人圖柄矣如宰相姦謀隱匿則人人皆得出論至于制置職業固是人主柄非小人所得干議弘景於是坐貶官時李德裕爲相白敏中之徒教弘景論之而德裕結怨之深由此言也

太專

李德裕在相位已久朝臣爲其所抑者皆怨之自崔鉉杜悰罷相後中貴人上前言德裕太專武宗意頗不悅

受賀

丨敬宗初即位李紳貶端州司馬宰相李逢吉丨丨左拾遺吳思獨不往逢吉怒斥之爲殿中侍御史充入蕃告哀使

李揆爲元載所忌

前秘書監丨丨丨丨二十年流丐食於江湖間載誅大曆中方受陸州刺史

乏知人之鑒

開播爲相丨丨丨丨如大言虛誕者播必悅而親信之有李元平者言談詭妄誇大可立功名好論兵天下賢士大夫無可其意李希烈叛上以汝州要鎮令選擇刺史播薦元平初至汝州募士從繕理郛郭希烈使勇士應募執役版築凡入數百人元平不之覺希烈遣爲將李克誠以數百騎突至其城先應募執役者應於內縛元平馳去既見希烈乃罵曰盲宰相使汝當我何待我淺耶

宋申錫被誣謫

文宗常患中人權柄太盛自元和貿弒逆至宮禁之禍及王守澄之領禁兵跋扈尤甚有寶任者依恃守澄賣官賄賂中外咸扼腕視之文宗素知之不悅時丨丨丨爲翰林學士文宗察其忠厚可任以事嘗因召對從容言及守澄無可奈何令與外庭朝臣謀去之且約命爲宰相未幾拜左丞踰月加平章事大和五年祭降中人召宰相入赴延英路隋李宗閔牛僧孺等既至中書東門中人云所召無宋申錫始知被罪坐

延英以坊中請而退隋等至文宗以神策軍中尉王守澄所奏得本府虞侯豆盧著狀告宋申錫與漳王謀反隋等相觀愕然初守澄炎朝堂以鄭注所構告于文宗即欲以二百騎屠申錫之家會內官馬存亮諍之乃召三相告之而追捕以成其獄翌日開延英會議其事左常侍崔玄亮與諫官十四人皆伏階下奏以申錫獄付外庭請不於禁中訊鞫辭理懇切文宗怒稍解貶申錫為右庶子再貶開州司馬初罷申錫為庶子于時京城洶洶衆讙言以為宰相真連十宅謀反一日寮震駭居一二日方審其詐諫官伏閤懇論文宗震怒比諫官令出者數四中外驚望大寮三數人延辯其事而僕射竇易直同人臣無將｜｜而必誅聞者愕然

素服

俟命

初申錫既被罪怡然不以為意自中書歸私第止於外廳｜｜以｜｜其妻出謂之曰公為宰相人臣位極於此何負天子反乎申錫曰吾自書生被厚恩擢相位不能鋤去姦亂反為所羅織夫人宗申錫豈反者乎因相與泣

黃門獄

宋申錫既得文宗旨乃除王璠為京兆尹以密旨諭之璠不能謀而鄭注與守澄伺知其事漳王者文宗之愛弟賢而有人望乃令實盧著告變於｜｜｜｜｜鍛鍊成其款頓諫官拯諫叩頭出血請出中錫獄付外勘鞫鄭注恐其偽敗露乃請行貶黜而漳王亦貶巢縣公

不減公善

張文瓘為侍中同列宰相以政事堂供饌珍美議減其利文瓘曰天子所以重幾務待賢才也吾罪巨若不任職當白陳乞以避賢路｜宜｜削｜｜｜以徼求名譽

誅不附己者

李林甫既貶韋堅太子妃兄太子不自安乃上奏請與妃韋氏絕上亦知太子無他許之自是韋有大獄於長安中別起推事院｜鞫｜｜｜｜左丞相李適之之

子曰嘗盛饌以邀衆賓竟曰無人故
桂其威如此適之尋亦罷知政事 **正不勝** 初玄宗反韋氏之亂任姚元崇以政
通其變而天下大理姚元崇尚通通則多可故人泰用宋璟尚法
法則多嚴故人謹用張嘉正尚吏吏則多俗故人厭用張說尚文
文則好吝故人替用元紘杜暹二子尚儉亦所長也然頗不文至
于韓休守文張九齡貴真古之君子也天方厚毒於林甫故正不
勝焉 **不可以賞功** 開元中上以張守珪破可突汗有功而將与之宰相張九齡諫曰不可宰相代天理物……
若開此門恐生人心上乃止 **遙領節度** 開元二十五年以殿中監朔方節度等使牛仙客為工部尚書同中書門
下三品節度副大使如故遙領也宰相||||自仙客始初仙
客在河西節度省費軍儲所積巨萬上將与之尚書右相張九齡
諫曰不可尚書古之納言有唐已來多用舊相不然踐內外清貴
之地有德望者充之仙客本河湟一使典尔擢昇清流齒官常伯
此宮邢非李林甫曰仙客宰相才也豈不堪一尚書上大 **李林**
挩於是進仙客黜九齡自後朝廷之士但持祿養恩而已
甫兼持節遙領隴右節度副大使 開元二十六年時林甫為中書令 **母**
垂誡 高穎為周齊王記室隋文帝得政素知高穎強明又習兵
事多計略欲引之入幕遣邗公揚惠諭意穎承旨欣然曰
願受驅馳縱公事不成亦不辭族滅於是為府司錄及以心膂帝
受禪拜左僕射後坐事免以就第初穎為僕射其母誡之曰汝富
貴以極但有斫頭耳尔其慎之穎由是常恐禍
變及此歡然以為得免於禍煬帝時竟被誅 **金甌覆名** 玄宗八分

嘗將命相皆先御書其名置按上會太子入侍上舉｜｜｜其｜以告之曰此宰相名也汝知其誰耶射中賜巵酒肅宗拜而稱曰非崔琳盧從愿乎上曰然自舉甌以示之乃賜巵酒還時崔琳盧從愿玄宗欲倚以為相數矣竟以宗族蕃盛附此者衆不可用

燒尾 蘇瓌為右僕射同三品時公卿大臣初拜官者例許獻食名為｜｜蘇僕射後因侍宴將作大匠宗晉卿謂瓌曰拜僕射竟不燒尾豈不悅耶帝默然瓌奏曰宰相主調陰陽代天理物今粒食踴貴百姓不足臣見宿衛兵至有三日不得食者臣愚不稱職所以不敢｜｜

盧杞致奉天之犇播 德宗初即位擢崔祐甫為相頗用道德寬大以弘上意故建中初政聲藹然海內想望貞觀之理及盧杞為相諷上以刑名整齊天下時李希烈李惟岳田悅等叛河北河南連兵不息京師帑廩不支數月杞以戶部侍郎趙贊判度支乃謀行括率京師囂然如被賊盜及涇師犯闕亂兵呼於市曰不奪汝商戶僦質矣不稅汝間架除陌矣是時人心愁怨涇師乘間謀亂奉天之奔播職杞之由物議喧騰乃貶杞新州司馬

咳唾

立至青雲 盧杞作相矯詐陰賊排斥忠良朋附者｜｜｜｜｜｜睚眦者顯戮已蹟溝壑

屏去姬侍 盧杞兒陋而色如藍人皆鬼視之初為御史中丞時尚父郭子儀病百官造問皆不屏姬侍乃聞杞至子儀悉令屏去獨隱杌以待之杞去家人問其故子儀曰杞形陋而心險左右見之必笑若此人得權即吾族無類矣杞既居糺彈頤問之陰地論奏稱旨遷御史大夫旬日之間拜相

陷顏真卿 盧杞居相位忌能妬善小不附者必致之於死惡顏真卿之直言令奉使李希烈竟

殘於
賊

遂楊炎罷張鎰貶鄭詹貶嚴郢 楊炎以盧杞無識同處台司心甚不悅為杞所譖京兆尹嚴郢與炎有隙杞擢郢為御史大夫以傾炎炎既逐於崖州而死心又惡郢圖欲去之宰相張鎰忠正有才上所委信杞頗惡之會朱滔朱泚弟兄不睦朱泚判官蔡廷玉者離間滔滔論奏請殺之廷玉貶殿中侍御史鄭詹遣吏監送廷玉投水而卒杞因奏曰恐朱泚疑為請旨請三司按鞫詹又奏史所為覃大天命并令按鞫詹與張鎰善每伺杞晝眠輒詣鎰杞知之他日杞假眠佯熟伺詹果來方與鎰語杞遽至鎰閤中詹趨避杞遽言密事鎰曰聞中鄭侍御在此杞佯謂曰向者所言非他人所宜聞時三司使方按詹劉獄未具杞奏役詹貶郢為驩州刺史鎰尋罷相出鎮鳳翔其陰禍賊物如此

不許李懷光朝覲 德宗幸奉天李懷光率兵赴難朱泚解圍而去懷光緣道數言盧杞趙贊白志貞等姦佞曰天下之亂皆此輩吾見上必請誅之杞等微知之大懼杞因說上令懷光乘勝逐北收復京師不許其至奉天丨丨懷光大怒遂有異志

假署 初肅宗大下事勞而宰相不減三四員更直掌事若休沐各在私第有詔旨出入非大事不欲悉抵諸第許令直事者一人丨丨同列之名以進遂為故事代宗初崩常袞以崔祐甫剛直因議羣臣喪服不同袞上言曰祐甫率請輕議國典自中書舍人論為潮州刺史內議太重改為河南少尹是時中書令郭子儀檢校司空平章事朱泚名是宰相當署詔勅至於密勿之議則莫得聞時德宗踐祚未旬日居不言之際袞循舊事代署二人之名進貶祐甫勅出于儀朱泚皆表明祐甫不當貶謫上曰何言可謫今言非

裴河也二人皆奏實不嘗有可諭之言德宗大駭謂衮誣罔立貶衮爲河南少尹以祐甫爲門下侍郎平章事兩換其職祐甫出至昭應聞御還

勑書一匣

唐任元方爲宰相有書一匣常自緘封家人莫有見者及卒視之乃前後||其謹密如此矣

如失兩手

房喬字玄齡進拜司空仍綜朝政依舊監修國史玄齡抗表陳讓太宗遣使謂曰昔留侯讓位竇融辭榮自懼盈滿知進能退善覽止足前代美之公亦欲齊蹤往哲實可嘉尚然國家久相任使一朝忽無良相||||玄齡遂止

賜佩刀

唐太宗謂侍臣曰貞觀以前從我平定天下周旋艱險玄齡之功無所與讓貞觀之後盡心於我獻納忠讜安國利民犯顏正諫匡朕之違者惟魏徵而已古之名臣何以加也於是視解佩刀以賜玄魏二人

多識大體

張鎬自入仕二十年致位宰相居身清廉不營資產謙恭下士善談論||||故天下具瞻

唯器是適

韓愈作進學解云校短量長||||||者宰相之方||

三月雪

則天時||||鳳閣侍郎蘇味道等以爲瑞章表將賀王求禮止之曰宰相調燮陰陽而致雪月暮春災也安得爲瑞如||||||爲瑞雪則獵月雷亦瑞雷矣舉朝嗤笑以爲口實

假宅而居

柳渾性節儉不治產業官至丞相||||||能指數日則命親族尋勝諶馴方歸陶陶然忘其對見時李勉盧翰皆退罷居第相謂曰吾輩方枘宜戚悉爲拘俗之人

達練事體

苗晉卿寬厚廉讓爲政舉大綱不問小過所到有惠禮及秉鈞衡小心畏慎未嘗忤人意性聰敏|||||百司文簿經目必覽而修身守位以智自至議者論漢胡廣

知人則用有過

則懲 見金部員外郎韓益貪狠門

邦國安危 李珏字待價文宗謂宰臣曰朕有位十四年屬天下無事雖未至理亦少有如今日之無事珏對曰｜｜｜亦如人之身當山體和平長宜調適以順寒暑自怨則疾患旋生朝廷當無事之時思省闕失而補之則禍難不作

起草指蹤皆獨決於德裕 李德裕自開成五年冬回鶻至天德至會昌四年平澤潞首尾五年其籌度機宜選用將帥軍中書詔奏請雲合｜｜｜｜｜｜｜諸相無預焉矣

宅無正寢 李義琰授太子右庶子同中書門下三品｜｜｜｜｜｜弟義璡爲岐州參軍乃市堂材送焉及義璡來覲義琰謂曰以吾爲國相豈不懷愧更營美宅是速吾禍此豈愛我意哉義璡曰凡人仕爲宰相尉即營第宅兄官高祿重豈宜卑陋以偪下也義琰曰事難全遂物不兩興既有貴仕又廣其宇若無令德必受其殃吾非不欲之懼獲戾也不營搆其木爲霖雨所腐而棄之

季末之妖 昭宗時張濬朱朴鄭棨等爲相時議以昭宗命台臣濟外察三人尤謬｜｜｜｜也

眞宰相 時張易之兄弟及武三思皆倚寵用權韋安石數折辱之嘗於內殿賜宴易之引蜀商宋霸子等數人於前博戲安石跪奏曰商賈賤類不合預登此筵因顧左右令逐出之座者皆爲失色時侍郎陸元方在坐退而告人曰此｜｜｜｜非吾等所及

韋澳願周墀無權 見考功員外郎門

存亡繫在仕 皇甫鎛陰結權幸以求宰相崔羣累疏其姦邪嘗因對而論及天寶開元中事羣臣安危在出令｜｜｜｜｜玄宗用姚崇宋璟張九齡韓休李元紘杜暹則理用

楊國忠則亂人皆以天保十五年祿山自范陽起兵是理亂分時用人得失所繫非下辭意激切左右爲之感動鑄深根之而憲宗終用鑄爲相

光院錢 陸象先戶部侍郎同平章事故事三署除拜有—署錢以宴舊僚內署即無此例象先拜輔相之日遂學士——五百晉特舉新例內署著榮之

凡所陳論感物動情 裴度同中書門下平章事度劝正而言辯尤長於攻駁———

閱簿書異緡帛 文宗以淮南諸道累歲大旱稅賦不登國用多關乃是以度支戶部分命宰臣鎮之郭承嘏論之曰宰相者上調陰陽下安黎庶致君堯舜致時清平俾之——非所宜也帝深嘉之云

頤指氣使 楊國忠既以便佞得宰相剖決機務居之不疑立朝之際或攘袂扼腕自公卿以下皆——無不讋憚

大風雷雨拔樹 竇盧攜與崔沆同日拜平章事宜制曰——左丞韋蟾往賀之琢言及雷雨之異蟾曰此癋相公爲霖作解之祥也琢笑答曰霖何甚也及巢賊犯京師從僖宗出開遠門遇害識者以風雷不令之兆也

事母至孝 崔彥昭雖位居宰輔退朝侍膳與家人雜處承奉左右未嘗高言歲時慶賀公卿拜帝特人榮之

片言移人主意 楊炎初國家舊制天下財賦皆納於左藏庫及第五琦爲度支鹽鐵使京師多豪將求取無節琦不能禁乃悉以租賦進入大盈內庫以中人主之意天子以取給爲便故不復出殆二十年矣中官以冗名持簿書領其事者三百人皆奉給其間連結根固不可動及炎作相頓首於上前論之詔曰凡財賦皆歸左藏庫一用舊式每歲於數中

量進三五十萬入大盈而度支先以㧞其余數罷
炎以｜｜｜｜｜議者以為難中外稱之
獻當官六義
趙憬字退翁與陸贄並拜平章事憬深於理道常言為政之本在
於選賢能務節儉薄賦歛寬刑罰對揚之際必以此為言乃｜｜
｜｜撿身厲行以律人
賈耽字敦詩貞元中同平章事耽性
長者不喜藏否人物自居相位凡十
三年雖不能以安危大計啓沃於人主而常以｜｜｜｜
每自朝歸第接對賓客終日無倦至於家人近習未常見其喜愠
之色古之淳德
君子何以加焉
太平無象
文宗謂宰臣曰天下何由｜｜弼等
有意於此乎時牛僧孺奏曰臣等待
罪輔弼無能康齊然臣思｜｜亦｜｜今四夷不至交侵百姓不
至流散上無淫虐下無怨讟私室無強家公議無壅滯雖未及至
理亦謂小康陛下若別求｜｜非臣等所及既退至中書謂同列
曰吾輩為宰相天子責成如是安可久處茲地耶旬日間三上章
請退
不許
朝廷輕重在輔相
唐皇甫鎛同平章事裴度疏曰天下
安否繫於｜｜｜｜｜｜於｜｜
○桑維翰讓子授員外郎
晉開運中維翰以宰相｜｜｜｜
長｜坦｜屯田｜｜｜次子塤
為秘書郎｜｜謂同列曰漢世三公之子為郎廢久矣近或行之
其喧外議乃抗表故讓不授尋改坦為大理司直塤為秘書省正
字議者美
之五代
寵任馮玉
晉少帝以知制誥｜｜皇后之兄也寵任
為宰相軍國政事一以委之時少帝方務
奢泆後宮大恣華後玉希旨取容未嘗諫止故少帝愈寵焉玉曾
有疾帝愈諸宰臣曰自刺史已上同玉愈即得除授其特任如此

殺桑維翰以滅口 晉天福三年契丹犯闕時相州節度使張彥澤受契丹命率先鋒虜騎三千人自封邱門斫關而入戎王遣大后書云可先使桑維翰景延廣遠來相接待少帝已受戎王撫慰之命乃諫自全之計因丨丨在相位時累亦謀盡請與虜和虜戎主到京窮究其事則顯彰已過故欲殺維翰以滅其口因令張彥澤圖之彥澤既授少帝密旨復利丨丨家則乃稱少帝召維翰丨丨丨為鼎封尹既而乘馬行及天街有軍吏於馬前擄丨丨丨赴侍衛司書之

馮道 虜遣使加頒號於晉祖晉祖以聚徵號於虜命宰相丨丨丨充使又行將達西樓虜長欲自出迎道虜之群僚曰天子無迎宰相礼乃止其名動殊俗也如此

設姓名於琉璃瓶中 清泰初中書闕輔相末帝訪於朝左右曰臣見班中所奢當大拜姚顗盧文紀崔居儉尔或品藻三人才行其心愈惑末帝乃俱書當時清望達官數人丨丨丨丨月夜焚香禱請于天旭旦以筯挾之首得文紀名次即姚顗末帝素已奇待歡然命之二人同升相位

三不開 唐末帝命馬裔孫為相其中書百職裔孫素未諳練無能專決但書名而已又少見賓客時人目之為丨丨丨謂口丨丨印丨丨門丨丨

是非相半 馮道常問號客曰道在政事堂有何說客曰丨丨丨丨

禪僧放鷹 或有人問馮道於少帝曰道好平時宰相無以濟其艱難譬言如丨丨丨丨不可令丨丨丨也出是出為同州節度使

改鄉里名 馮道瀛州景成人也唐長興三年析瀛州景成縣莊賈蘇鄉改為元輔鄉朝漢里改為孝行里洛陽莊貫河南府洛陽縣三川縣改為上相鄉靈臺里改為中台里及拜守太尉兼侍中

又奉勅賜上苑鄉爲大尉鄉中人合里爲侍守里**夢神授二一筆**唐末帝時宰相馬裔孫初爲河中從事因事赴闕一宿邏店其與上有邏神祠夜夢神見召待以殊礼手受二筆一大一小乃爲翰林學士裔孫以爲契夢筆之兆洎入中書上事堂吏奉二筆大小如昔時夢中所受者

李崧宅｜｜晉高祖時爲宰相少帝時契丹犯闕虜王曰我欲破南朝只得｜｜一人從虜北行留第于京與用漢高祖平洛乃以崧之第賜蘇逢吉其年鎭州逆虜各崧與馮道和凝十數人歸闕授太子太傅崧對之朝遊行謙遜承顔未嘗忤旨常以宅券獻蘇逢吉逢吉怒崧有二弟嶼義醉酒與楊邠蘇逢吉子弟征酒之間時言及奪我房第逢吉部曲葛延遇者李爲船傭與延之驚其所負遂與同黨李澄一夕同謀告變逢吉覽狀下史弘肇弘因逢吉遣吏召｜｜至第即令臨至侍衛獄乃自誣伏罪舉家悉害悉尸於市人士冤之｜｜與徐台符相善數崧三年合符夢｜｜謂曰子之冤横得訴於上帝矣及蘇史之誅皆梟首於市當｜所誅之地

見李崧史弘肇等既被害周太祖自鄴將至蘇逢吉宿於金祥殿之東謂天官正王處訥曰夜來就枕未瞑已｜｜在傍生人與死人相接無吉事也假令自投周太祖定京城乃梟首於市北

見曾孫乃漢慶州瑕丘人孫當之子曾祖援唐僖宗朝宰相接客之次恩爲兄事益州侍臣賢之賓客謂客曰余不敢以得位而喜所幸者弃世壽考今又至曾孫在吾目前矣

○**樞極**後漢書云大宗把運動｜｜感會天人中於道則易以興和於物則難乎御物注賜斗｜｜｜謂北極

○**萬章曰人有言伊尹以割亨要湯有諸孟**

孟子曰吾聞其以堯舜之道要湯未聞割烹也人言伊尹負鼎俎而干湯故孟子言伊尹以仁義干湯致湯為王

三聘伊尹伊尹耕於有莘之野而樂堯舜之道非其道祿以天下弗顧繫馬千駟弗視湯使人以幣聘之曰我何以湯之幣為哉湯三使往聘之既而曰與我處畎畝之中樂堯舜之道吾豈若是民為堯舜之民哉天之生此民使先知覺後知先覺覺後覺予天民之先覺者予將以斯道覺斯民思天下之民匹夫匹婦有不被堯舜之澤者若已推而內之溝中其自任以天下之重如此故就湯而說之以伐夏救民

板築孟子曰傅說舉於||之間

穀梁僖九年公會宰周公齊侯宋衛鄭許曹于葵丘

天子之宰通于四海宰大官冢宰兼為三公者佐王治邦國故曰通于四海加宰者知其職大尊重而下為諸侯所會惡其不勝任也

三相楚孫叔敖曰吾|||而心愈卑施愈博禮愈恭故三相而無罪也

沙堤故事凡拜相之後禮絕班行府縣載沙慎路自私第至子城東街名曰||

火城每元日冬至立仗火官皆備何銜列燭有至五百炬謂之||將至則諸官燭皆撲滅以避之

三公天子之相羊隱五年||||||者||||也自陜而東者周公主之自陜而西者召公主之一相處內

相者君之股肱宋世家熒惑守心心宋之分野景公憂之司星子韋曰可移於相景公曰吾之股肱

成王畏相自成湯至于帝乙||||注保成其王道畏敬

輔相之臣酒誥命相布德和令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注相謂三公月令孟春百官之長相若

論列｜｜｜｜要百事之聽以飭臣下百吏之分度其功勞論慶賞歲終奉其成功以効於君當則可不當則廢注聽治也要於遂

反荀榮辱在於取相強國｜｜｜｜｜｜矣身能相能如是者王注謂若湯伊尹文王太公也荀王霸

良弼｜夢帝賚予｜其代予言代言上棟隆大過卦代言書傳御事謂家武王治

宰詩幹臣礼十五注國棟左國基二十三大任孟十二注意前十三

柄用方見｜｜五十五曲領丞相｜｜百僚國器二十二賢宰後柱國仍世

｜｜楊震憂責｜｜｜深重五十五棟甍亦棟也七十二內輔｜｜之臣樞近進大雖於

｜｜鳳池晉棟幹名為良輔國之｜｜唐謨謀選時宗上宰六十時

棟二十四廊廟｜｜非廊器哲匠一十宰輔掌邦教隋先德望宰相

｜｜唐｜通一經宰相｜｜｜君子股肱相者｜｜｜｜史授以魁柄前

宣明教化通達幽隱使獄無冤刑邑無盜賊入稱四輔出備三公二

三執政稱吾股肱文紀共承天位永保國家五十六位尊任重股肱之

材文志君之四體宰相大臣｜｜｜後｜感會天人宰相者｜｜｜｜二十四｜典正

法度丞相總領百官荀濟｜｜｜翼宣盛美增光日月四十三九經純備十四

四憂重責深崇高之位｜｜｜上｜爲國棟梁傾危不持焉用彼相｜｜｜持危

扶傾祀志以翼以弼台衡銘唐德宗賜馬燧爲衡爲鈞 長城壓境

巨艦濟川 下理羣司宰相｜李石奏｜｜｜修時政記中書奏請依姚璹故

事宰相每月｜｜｜送史館｜兼筆決事德宗紀主調陰陽宰相｜｜｜｜輯睦

廟堂明允就列｜｜｜之下｜佐命秉統選一道邁舟航二十二功深砥

礪 奕世佐時二十八爕和台曜三十權造化之柄唐劉蕡曰

宰相云云仁節呂氏春秋宋任三大萬乘之間子罕之時無所相侵相下公元公景公以終其身其唯仁且節與注節儉

也布德和令命相｜｜｜｜行慶施惠下及兆民注相謂三公德謂善教也令謂時禁也禮月令孟春人

主之基杖曰人主不可獨也御相輔佐人主之基杖不可不早具也君道篇宣序民事師尹維旅

牧相宣序民事注維陳也旅衆士也牧州牧也相國相也皆百官政事之所及也國語魯相成王爲左右

召公爲保周公爲師丨丨丨丨丨丨書君奭丨上相處端門之外易曰天垂象聖人則之執法在南宮之右

云云諸侯一相天子三公丨丨丨丨大夫濯宮士保職荀子阿衡書實惟丨丨左右商王注云謂伊尹也言

湯所依倚而取平也衡平也補袞袞職有闕惟仲山甫補之言能補君之闕股肱書元首明哉丨丨良哉

翼戴天子二八八元八凱立身於二八致君於三五執政柄黻嘏

言總大政實執人柄而圖吾君以相予位國政之所圖也實相以濟

翊萬樞總百揆佐命周召蕭曹以道佐人主老子

具瞻光輔尔丨丨予一人保衡伊尹也言天下所取安也垂拱仰成言天子丨丨丨之而

丨丨化良臣惟聖言此丨丨乃成聖德當唐虞之聖繼夔龍之功當堯舜之

朝居蕭曹之位當三五之朝居二八之位股肱或虧何疾如之君之卿佐爲股肱謝病王陵

周勃丨丨杜門輔相彌綸易彌綸天地之道輔相天地之宜鼎鉉丨黄金丨爰立作相

熙庶績弼人一裁成寅亮天下弼予一人萬邦爲憲秉

國之鈞詩黄閣漢書儀丞相聽事門曰丨丨百揆時序五典克從惟嶽降

神生甫及申　嶽郎　充位　張湯爲大夫用事丞相｜｜而已　親小事　諸葛亮相蜀自校簿書丞相主簿楊顒字子昭諫曰爲理有體上下不相侵奪明公不亦勞乎亮謝之　務行故事　魏相弱翁爲丞相好觀漢故事及便宜章奏以爲古今異制方今務在奉行故事而已數施行漢初名臣所奏　○不以一職名官　新唐書百官志佐天子總百官治万事其任重矣事無不統故｜｜｜｜｜　○輔贊弥縫藏諸用　新唐書房杜贊号令典刑粲然罔不全雖數百年猶蒙其功可謂名宰相矣然致之之績治不可見宰相所以代天者也｜｜｜｜｜｜使斯人由而不知非明哲曷臻是哉　名宰相　房杜見上又李德裕贊身爲｜｜｜　惟有德者宜之　唐休璟贊宰相代天治物變化人神｜｜｜｜｜｜　先德望　李甘傳鄭注求宰相將用之甘倡曰宰相代天治物｜｜｜後文藝　天下選　皇甫鎛贊宰相乃｜｜｜彼暫勞一功烏足勝其任邪　天下具瞻　王鍔將加平章事白居易以爲宰相｜｜｜｜非有重望顯功不可任　有宰相望　李栖筠魁然｜｜｜｜　穆天縡　杜黃裳贊｜經國體　片言取宰相　房琯以｜｜｜布寤主｜｜｜　衣至宰相　張鎬起｜｜｜二朞｜｜｜｜　中外知其賢者用之　趙憬六議一議宰臣｜｜｜｜｜｜｜｜能者任之責材之備不可得也　文武兼著　宰相｜｜｜｜｜李靖郭元振唐休璟張仁愿　仕至

宰相而親具郭元振金甌覆名明皇書崔琳等名覆以金甌謂太子誰乎曰得非崔琳盧從愿乎口詔平章事德宗在奉天丨丨李晟丨丨真宰相杜景佺武后季秋出梨花示宰相以為瑞眾賀景佺獨請罪后曰丨丨丨又韋安石奏蜀商等不宜博戲殿上后慰勉之元方告人韋公丨丨丨又李絳傳李吉甫盛贊家德絳絳曰陛下焦心銷志求濟時之略帝入謂左右曰絳言皆骾丨丨丨文武元衡爲御史中丞對延英明皇目送之曰是丨丨器丨無宰相器閻立本丨丨丨時姜恪以戰功擢左相故時人有左相宣威沙漠右相馳譽丹青之誚委碎無大體丨丨韋巨源丨丨摸稜手蘇味道爲相具位世號丨丨伴食盧懷謹與姚崇同輔政號丨丨宰相三世宰相張嘉貞延賞洪靖再相宰相李元紘丨丨丨丨上問清節再世稱賢宰相丨丨丨丨蘇瓌廷頤丨丨宗室宰相進者九人已上並新唐書○宰相世系新唐書爲國久傳世多而諸臣亦各脩其家法其材子賢孫不殞其世德或父子相繼居相位或累數世而屢顯或終唐之世而不絕嗚呼其亦盛矣唐宰相三百六十九人凡九十八族新唐書冊入長孫無忌狄仁傑李吉甫五十九人三入劉崇求張說延賞鄭畋四入韋巨源姚元之章安石五入蕭瑀裴度○餘見下門

二相 伊尹仲虺 成湯置二相 晉職官志曰｜｜｜｜居亳初｜｜｜｜以伊尹仲虺爲之凡厥樞會仰承君命
也 伊尹仲虺樞會仰承君命 並上 作訓作誥 書 二人等
德 孟書盡心下由湯至於文王五百餘歲若伊尹萊朱則見而知之注疏萊朱亦湯賢臣也一曰仲虺居薛爲湯左相伊尹爲湯右相
故｜｜｜｜｜也 賢臣 左右 並上

將相 天下安危注將相 陸賈謂陳平曰天下安注意相天下危注意將將相和則士豫附士豫附
雖有變則權不分權不分爲社稷計在兩君掌握耳君何不交驩太尉同勃 和則士附 上 和則國
安 唐韓皇傳史臣曰君民足則國富時相｜｜｜｜反是道焉非得仁者也 賢良 國有｜相｜將民之師表也維見漢
興以來將相名臣年表賢者記其治不賢者彰其事史自序傳 民之師表 名臣 並上 將相
持國柄 見形相門 山東山西 趙充國贊曰秦漢已來｜｜出相｜｜出將 文德武功
魏曹植上䟽夫相者文德昭也將者武功烈也文德昭則可以國國朝致雍熙稷契夔龍是也武功烈則可以征不庭威四夷南仲
方叔是也 顯面正朝 憂責甚重要在得人 並見相門 旁爲將相文
昌爲上將貴相 並前天文 國之心膂 忠賢武將｜｜｜｜｜｜後李膺 在邊在庭

五大不丨丨五細不丨丨昭十一年**舊臣**丨孝文即位舒修玄默將相皆丨功丨少文多質前刑志**大臣**之象

晉天文**擢士拔卒**丨丨後漢陳龜上疏曰臣聞三辰不軌為相變爽不恭丨丨為將**將門必**

有將相門必有相孟嘗君田文云**將相之器**王導年十四陳留高士張公見之謂其從叔敦曰此見將相之器**出征**張儀相秦將兵二十萬蹟石斗道代西蜀**又**漢文帝特句奴入比地丞相灌嬰擊之

○濟以文新唐書房杜贊英衛善兵房杜丨丨丨

長相 **孝廉補長相**後漢肅宗建初元年初舉孝廉郎中寬博有謀任典城者以補長相注任堪也典正也長謂縣長相謂諸侯**縣長侯相**上**漢制**縣万户以上為令減萬户為長侯國為相皆秦制也**墨綬**成帝長相丨丨哀帝復黃綬冬集課上計則所為郡國**秋冬集課上計**上**各置丞一人**後漢令已國相丨丨丨丨丨亦皆有尉滿與二十三**亦皆有尉**上**三百石**縣長侯相

第九品諸縣長令相也視與二十六

相星**相星掌邦教**晉天文志文昌六星在北斗魁前相一星在北斗南相者揔領百司而掌邦教以佐帝王安邦國集衆事也其星明吉太陽守在相西大將大臣之象也**一星在北斗南揔領百司**

佐帝王安邦國集衆事太陽在西 並上 中宮 隋志

拍 搏附同 治亂以相 許叔以雅注相即拊也亦以節樂拊者以韋爲表裝之以糠糠一名相因以名焉

以韋爲表節樂 並上 輔樂 疏相者所以丨丨拊於丨乱理也言治理奏樂之時先擊相 先擊

上 會守 絃匏笙簧丨丨拊鼓疏絃謂笙簧其器之多必會合保守待擊拊鼓然後作也 並樂記 大師令

奏 春官丨丨大祭祀師皆登歌丨丨擊拊注擊拊擊乃歌也拊形如鼓以韋爲之也 形如鼓 上 導引

歌者 丨丨疏令奏擊拊者拊所以丨丨故先擊拊鼓乃歌之 祖考來格 夔曰戛擊鳴球搏拊琴瑟以詠

丨丨丨注此舜朝堂之樂民悅其化神歆其祀礼備樂和故以祖考來至明之書 堂上之樂 丨丨論此丨丨所感深矣

撫拍 八音革丨丨以韋爲之實之以糠糠撫之以節樂也通典樂四 革音 上 四代之樂

見柷敔門 似萬物 丨丨丨荀 鞉柷推控搗

相 擯相 門止一相 秋官司儀及將幣交擯三辭車逆拜辱賓車進荅拜三揖三讓每丨丨丨丨及廟唯上相入注每丨丨丨弥相親也止之者絶行在後耳 弥相親 上 主君擯 者及賓之介也謂之相者於外傳辞耳入門當以礼詔侑也今紹而傳命者君仔於其所尊不敢質敬之至也爲儀注 於外傳辞 以禮

詔侑並上端章甫公西赤曰宗廟之事如會同君之礼先進司儀掌禮以詔

儀容 辭令 詔揖讓之節 入贊禮並見擯門司儀注

形相

相形不如論心相人之形狀顏色而知其吉凶妖祥世俗稱之古之人無有也學者不道也故｜｜｜｜｜｜論心不如擇術形不勝心心不勝術術正正心順之則形相雖惡而心術善無害為君子形相雖善而心術惡無害於小人

長短小大君子之謂吉小人之謂凶故長短小大善惡形相非吉凶也

古有姑布子卿

今有唐舉注相李斯蔡澤者

視狀注相視也視其骨狀以知吉凶貴賤妄誕者多以此惑世時人或矜其狀兒而忽於務實苟遇作此篇非之

知吉凶上

堯長舜短

禹跛湯偏

仲尼之狀面如蒙　周公之狀身如斷菑皋陶之狀色如削瓜閎夭之狀面無見膚傅說之狀身如植鰭伊尹之狀面無鬚眉

辨美惡直將差長短｜而相欺傲也

｜｜桀紂姣美古者｜｜長巨｜｜天下之傑也筋力越勁百人之敵也然身死國亡為天下大僇後世言惡則必稽焉並荀非相篇

失子羽澹臺滅明狀兒甚惡孔子以為材薄既已受業退而修行孔子聞之曰吾以言取人失之宰予以貌取人｜之｜｜仲尼弟子傳

鬷蔑不颺晉叔向適鄭｜｜惡立於堂下一言而善叔向曰必鬷明也今子少｜｜子若不言吾幾失子矣生惡負醜昭二十八年

亞

夫為將｜｜為河内守時許負相之君後三歲而侯侯八歲為將相持國秉注彼命反周勃傳有知人
之鑒許劭善相相術龍犀日角帝王之表朱建平相書曰額有龍犀入髮
左角日右角月者王天下河目龜文公侯之相｜｜孔叢子曰仲尼聖人之表隆顙是帝皇之良
又後漢李固狀皃有奇表鼎角匿犀足履龜文後為太尉並文選決疑歸出賊惑眷子之懷恉於唐生以｜｜漢
呂公謂高祖曰少好相人相人多矣無如季相也呂后父不敢忘德父老相高祖曰君相貴不可言乃謝曰誠
如父老言不敢忘德信而有徵億則婁中貴賤之表近取諸身休咎之徵如指
諸掌應如影響著龜豐下必有後於魯叔服來聘公孫敖聞其能相人見其二子焉叔
服曰穀也食子難也收子穀子也｜｜｜｜｜｜｜鷰頷封侯班超詣相者相者曰當封侯万里之外問其狀相者
曰｜｜頭虎飛而肉食万里侯相後封定遠侯山庭｜子貢有｜之相月角有｜｜之相薄姬王
者之姬許負相曹操安人之主喬玄相雖賤必貴史姑布子卿善相見
無卹曰真將軍也趙簡子曰是子其母賤翟婢也奚道貴哉子卿曰天之所受雖賤必貴貴不可言漢書蒯通
說韓信曰相君面不過封侯相君之背｜｜｜｜奇骨晉桓公字元子未朞溫嶠見之曰此兒有｜｜真英物父彝以

其爲温嶠所貴故名之曰温

躍馬肉食 史蔡澤問唐舉曰聞君相李兌百日之內合持國令有諸舉曰有之若臣者何如舉孰覧笑曰君顯鼻戾肩魋顏蹙領吾聞聖人所不相殆先生乎澤知舉戲之示曰富貴吾自知不知者壽也舉曰四十三年澤笑謝去謂其御者曰吾躍馬肉食四十三年亦足矣後果爲秦相

奴有侯相 衛青至甘泉居室有鉗徒相青官至封侯青曰人之奴得無笞罵足徒安敢望封侯

以經術進 翟方進年十五爲小吏號遲鈍數爲掾吏罵辱方進自傷詣蔡父相大奇其形皃小吏也不封侯之骨當以經術進因病而歸

法眞指胡廣 廣爲郡散吏太守法雄子眞名知人雄勸眞令助求人悉召諸吏人眞竊之指胡廣遂舉孝廉爲漢名臣

公字 相考謂陶侃曰君左手中指有豎理當爲公若以上貴不可言侃以針刺決之見血滴壁爲公字後果應之

功名壽年 周訪遇善相者陳訓謂訪與陶侃曰二君皆位方岳功名略同但侃上壽訪下壽優劣有殊

好相 羊祜字叔子游汶水濱父老謂曰孺子有丨丨年六十建大功既而便去莫如所在

論 魏王朗丨曰仲尼之門葉冠之羣不言形相之事難據投也固有瓌不副皃行不稱聲故夫子以言信行失之宰予以皃度性失之子羽聖人於聽察精矣

祠部式 十相禁斷見上注

相婦人 黃霸與善相者同出見一婦人相者言當富貴乃巫家霸娶爲妻與之終身

角犀豐盈 賢明之相国王

惟德

受天 以形合相

貴賤且殊 榮枯斯等

鑄錢鄧通 魏文帝之係意

賣珠董偃 遇館

陶之厚恩衛青起自於牧羊蔡澤終羈於羈馬辨具棃之貴始自幼童知
陶侃之榮當期老耄虛陳禍福謬記災祥事且無妄言而有徵論性
命之期定吉凶之兆 ○徐進者少患新唐書高智周與郝處俊來濟孫處約共依江都石
仲覽||傾產結四人使相工視之曰高之貴君不及見之來早
顯而木頭高曉顯而壽吾聞速登者易顛||||天道也智
周善蔣子慎有客視兩人曰高公位極人臣而嗣少弱蔣侯官不
達後且興子慎終達安尉其子繢往見知周||以女妻之子晙
刺史孫例左丞渙礼部云云表天綱新唐書太宗召見曰古有君平朕今得你何如曰彼不逢時臣固勝之蕭
嵩貝婿門 ○能虎相|||汪陵氣自負犖特時謂爲||感慕節義有古人風伏犀貫玉枕
表天綱見竇軌曰君||||輔命全起其在殺益間乎相在怒時張憬藏魏元忠問之幺不答元忠怒拂衣去憬
藏曰君之||||位必彿相文章振天下表天綱視岑文本季堂瑩吏習過目|||以上並新唐書
○貴驗新唐書表天綱見國周曰伏犀貫腦皆若有負|||也張行成曰晚得官位宰相術精如此 ○凶
相蜂目忍人楚子以商臣爲天子子上曰是人也||對聲|||也不可立之豺聲滅
旋楚子兒生子曰椒子文曰是子也熊虎之狀豺狼之聲不殺之必滅若敖氏矣鬼猶求食若敖氏之鬼不其餒而後果滅之傳

縱理入口 周亞夫｜｜｜｜｜終餓死於獄中

當刑而王 黥布姓英氏少時客相之曰｜｜｜王及壯坐法黥布欣笑曰人相我｜｜｜幾是乎人有聞者共爲戲笑

餓死 鄧通有相者云必｜｜文帝曰能富通者我也乃與銅山鑄錢景帝時犯法竟｜｜於獄中

父則不詳 莊子曰楚司馬子綦有八子召元方人相之孰謂祥曰吾子則祥矣｜｜｜｜也

不過郡吏 後漢趙壹以郡爭致禮命十辟公得不就善相者相壹不過郡吏後果如其言攬

鏡知刑 蜀張裕曉相術每舉鏡視面自知刑死未嘗不撲之地後爲劉備所殺

越王蜂目 史范蠡云

師力 甘卓爲歷陽陳訓私曰甘侯頭低視仰相名｜｜目中赤脉自外入必兵死後果爲王敦所殺

豺狼之聲 伯友始生叔向母及堂聞聲曰｜｜｜也必喪羊舌氏

○學愈篤 新唐書柳渾十餘歲巫告相夭且賤爲浮屠道可緩死渾曰去聖教爲異術不若速死｜｜｜後爲宰相年七十五云

重添校正蜀本書林事類韻會卷第八十二下